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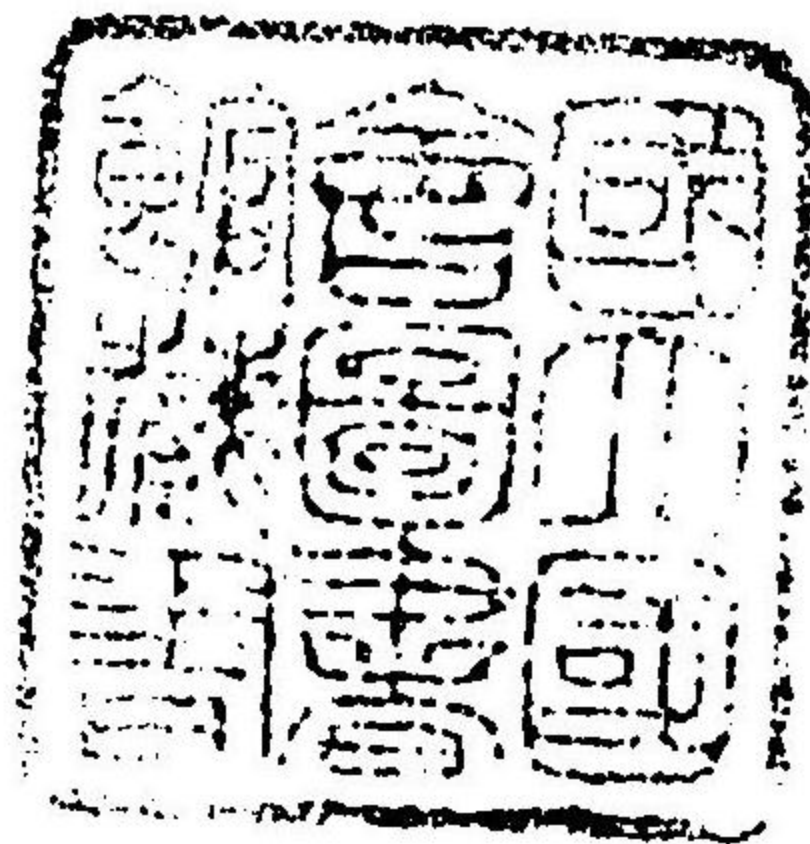
谷重
遠著

秦山集

禮

919.5

Ta 856A



112233

泰山集十五

雜著

甲乙錄一

重遠曰。予學神道於澗川先生及荒木田經晃神主。其有關於神代卷中。臣祓者。既注之。二書矣。其他書批之間。言及神道者。具錄于此。其不冠姓氏者。皆澗川先生之言也。

神代卷風葉集。中臣祓風水抄二書者。垂加翁晚年所著。祓在下御靈社。附屬正親町中納言公通卿。及出雲路民部梨木左京權大夫三人矣。垂加翁受中臣祓於伊勢大宮司精長。然未得許可。不能傳人筆之。風水抄爲箱傳授。予受於內宮中川經晃。垂加嘗語予曰。子與天下人交者。也。百家之傳。諸社之密。隨問隨記。後好相證驗。今垂加門人。不欲聞他人之說。豈與吾所聞異耶。

伊勢不納神文。卜部安倍每事有神文。垂加靈社所納神文八通。其他晚

年皆火之。八通曰公通卿。曰土御門。三位恭福卿。曰出雲路民部。曰梨木左京權大夫。曰梨木弟采女。曰稻荷神主。大山左兵衛。曰植田玄節。曰某也采女。早世。大山去稻荷仕伊豫國松山。植田寓居安藝廣島。垂加草藤森碑。葬于藤尾。今藤森也。此說非是。舍人親王之墓。在稻荷社門外馬場。北方。每年五月五日。親王神輿昇居于此。社人供奉。即是深草山之麓也。稱藤岡。垂加曰藤尾。蓋亦一名也。墓上建社。非故實也。藤森決非葬處也。此碑當改正。

佐原義連碑曰。三浦義明百六歲也。俗固如此傳。然東鑑曰。八十六歲。此亦當再考。重遠謂與澤川所講論多端。其不關于神道者亦多。今悉錄入甲乙錄者。蓋欲其詳習之年。月。次第。備于記識也。他皆倣此。

世儒京都稱洛陽。稱長安。垂加嘗問予如何會。予荅曰。東京稱洛陽。西京稱長安。今之妙心寺邊也。翁曰。洛陽長安。異國地名也。非都城之號。因改予所作測晷于洛陽之文。為皇都。垂加定說如此。然遺文中往往循俗稱。而不及改正。可恨也。

俗儒西土稱中華。稱中國。垂加翁晚年謂決非是。日本紀曰。西土曰西地。曰大唐。是當從之。翁每稱美日出處日沒處之號。水戶中納言作日本史。亦謂中華尊而稱之。非國號。不可書也。乃只稱漢唐宋元。此得之。然垂加遺草亦不及改正。尤可恨也。以上甲戌所記。

神道我國之道。學者所當切要講究。往古我國以神道治天下。不雜他道。數千歲。國家又安。中古儒佛二教入于我國。學者耽彼廣大精妙之說。忘我質朴簡淡之味。二教滿國。神道如無。偶說之者。雜儒混佛。和泥合水。無若我垂加社焉。何者。垂加無偏私。扣諸家之奧祕。集而大成也。然門人弟子。尚且或以神道為邪說。以垂加為漏見。是誠數仞之墻也。

垂加翁晚年命諸弟子注中臣祓。高田未白所注。垂加稱之。未白學未熟。而老大一向靠於瑞穗抄。故翁只隨而稱之。耳。出雲路民部所注。翁甚非之。是民部知諸家之說。反不純一。惑於邪說也。稻荷神主大山左兵衛無男子。同族議欲養同姓某為子。與息女婚。左兵衛

稻荷神主水大山謂同姓不可婚而不聽。予語大山曰。不娶同姓。西土之法也。然堯舜皆軒轅姓也。堯妻舜以二女。是亦為天下婚同姓也。我國神武帝時。智臣有遠慮。人奏以事代主。命女五十鈴姬。立正妃。五十鈴姬。自日神四代之庶流。神武帝自日神五代之正統。世遠族漸。疎則結婚。復合族。是以天下泰平。當世與尾紀常三家婚。皆此意也。如不娶同姓。則如周家親族日疎。與小國婚。輔寡勢孤。而終為他姓之天下。不可為法也。且我國雖曰八十姓。今僅為十餘姓。如固避同姓。迂恠亦多矣。大山不聽。遂去稻荷矣。秦姓為彼神主幾千歲。大山去後。養子亦早世。秦氏竟不傳守。是乖於神慮也。

文王伯夷叔齊諸葛孔明皆有神道之氣象。予居皇都久。仰皇風。君自神代之君。臣自神代之臣。故雖衰世。君臣之道自然深厚。固非異邦每年易主之國。可同世而語。非惟與異邦不可比擬。雖武家強盛之極。於此亦不可同年而語也。中古秦時雖奉遷三帝。

於三所猶立正統。尊氏雖振逆威。尚立正統。武王亡殷。不立微子。而自立之疑。秦時尊氏等尚且得免焉。此君臣之契。根本深厚。天壤無窮。不墜之驗也。

我國之道。神代卷無二亦無三。至矣盡矣。

舜水明人來朝。請援兵。志欲再興明室。朝廷不聽。謂明帝來投。義當救之。遣兵於外國。非策也。水戶中納言招舜水。館於江戶。別邸。予嘗面謁。問數事。舜水視水戶家士。使令一僕者。亦君臣之禮嚴正。喟然嘆曰。使明朝風俗如此。則何至滅亡。宜日本之盛也。蓋謂明朝上下無閒。相慢不恭。嘗無廉之甚矣。舜水七十餘歲。卒于水戶。

出口信濃。守延佳。亦垂加之師也。伊勢之法。中臣祓。十人神主之外。不傳之。故信守以不知謝。垂加為之。先容。詣大官司。精長受中臣祓焉。

伊勢流日本紀。無口傳。只談字面耳。垂加後。聞下部之說。舉其傑者。訂之。信守。信守反。腹立不聽。又舉伊勢之明說。質之。吉川惟足。惟足亦艱然。

各自贊而不聞他人之說。是其弊也久矣。垂加社之神道大勝於諸說者。無他。無偏主也。忌部流聞之。石手帶刀。下部流聞之。視吾復質之士。津伊勢流聞之。信守及大官司精長。賀茂說聞之。梨木集諸家之秘。如此實千金之裘也。嘗示予以通聞諸家之說。內宮之說。又異乎外宮。不訂之。垂加爲可恨也。去去年上鴨梅辻爲葵祭公事。下向武江訪予。蘆亭。予因扣聞其傳來之一二。又異于梨木而有味亦多。去年公通卿下向。予言上曰。賀茂神道不必主梨木亦質之。梅辻可也。梅辻所傳可取者亦多。公通卿亦艷然。學神道輩氣象如此。誠吾道之衰也。大權現時。角倉素安測富士曰。二十四町。予於蒲原吉原測之。誠然。於武江測之。不踰二十町。伊勢宮殿忌瓦。忌磐石。以質朴示天下。我道之表示也。朝夕御饌。用三杵黑米。打蚰。燒鹽。垂戒之意至矣。今儒者往往以神道爲異端。蓋以金殿玉樓之崔嵬。視茅櫓竹落之簡素。不有識者。何能知而信之哉。

垂加翁嘗見近衛殿庭上。再拜曰。今使聖人爲之。威儀之美。豈能如此之備哉。

人之所以爲人者。敬也。

人之有身。土之象也。身之有守。金之德也。

土所以包藏萬物也。

秋之氣悲也。

人能收斂。則信也。不收斂。則僞也。僞之訓。五破也。五之訓。忌土。而與土相通。

五忌土也。凡神道之大事。忌也。畏也。故發語忌之言多。此忌亦發語也。土而五行備。故五之訓土也。

金者伏藏爲道。見則爲禍。人無金氣不立。而金氣伏藏爲善。

幣。訓握手。握手敬也。故手破爲戲。信守之說多。與儒習合。垂加惜之。

卜部多與佛習合。

血言阿世神之所忌。故神文墨判而已。無血判。

垂加受葬法於視吾。然未備乎。土津之葬用儒法。垂加之葬亦習合。儒佛可恨萬萬也。予年來見諸陵。如不見則問其國主領主詳聞之。畝傍山四陵及仲哀神功應神仁德之陵皆無二教以前而法式悉備。其間最著且近而易見者山科陵也。然學者莫之見。臨事不知用古式。循一切之制。且古式易行不駭俗。何苦而不爲耶。道之不講可歎也。

垂加翁所藏筥荷石名。予定之箱銘油小路大納言殿筆也。不知今在何許。

垂加翁伊勢大神宮儀式序。明曆三年作之。受中臣祓於精長。寬文八年也。故序文與儒習合。

萬國風不同。予視他方人不羨。十日五日一浴。擇日吉凶沐之類。只見臭穢之深耳。朝鮮人來于江戶。留止二十日。三使只一次浴而已。三使尙

如此。其他從官可知也。掛忝日本天子每朝御行水。內侍所之御遙拜無怠。垂加尊信儒禮。後聞我朝之禮。喟然久之。凡儒神皆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西土國不治。天下不平。屢爲夷狄所奪者。其爲道有未盡歟。我朝國治天下平。而萬古如一日者。是豈幸而已乎。其爲道至盡也。學者當審考之。

六十六國風土記今亡矣。是神慮乎。地理之志詳盡。國之禍也。若大明一統志。適爲戎狄入兵之資。今於長崎禁日本之圖。恐使外國知我境也。風土記今存。則其損益豈相半而已哉。恐徒自禍耳。

風雨訓。阿米加世。笠蓑訓。美乃加左。是匿身之義也。日月星訓。月日星皆古訓也。

垂加曰。佛經皆弟子之語也。故每初皆曰。如是我聞。師之示弟子。各因人焉。如不各述。如是我聞。則師傳泯者多矣。後世固執我聞。不信他人之聞。可惜者多。

日待謝祈日恩也。模猿田彥命待日神之義也。後世傳會庚申與仙家三尸祭習合乎。

中臣風水已成書矣。以草書附屬公通卿。淨本藏下御靈社。神代風葉半未成。屬公通卿令成之。今亦成矣。

三種內一種早相傳矣。垂加卒前五日許。以二種傳梨木大山兩氏。因以傳語。公通卿與出雲路焉。植田玄節及予一種傳之後。遊行他國。故垂加沒翌年。公通卿以垂加之遺意傳兩人二種。然予未及熟傳。又明年改曆之時。始詳傳之。中臣內外官之說。有小異。稍稍訂之。而京家皆不聽惜哉。

垂加社門人神文三條。一曰神道傳授無許可不可妄口外。雖許可之後。非其人不可傳之事。二曰不可以異國之道混說事。三曰師傳之恩義不可踈略事。右條條任神明之照覽。不可違犯者也。年月日姓名墨判。葬訓波不流也。棄之義。重遠謂今下賤之言。棄物曰波不流。蓋此訓也。重

遠訓波爾不流。是振土掩藏之義也。翁不是之。

重遠曰。神代卷有與津棄尸之語。因有往古我國庶民水葬。素尊用被棺水葬止之說。恐非也。與津只言遠處耳。非必言海也。萬葉集墓謂於幾津起。字作與槲。又作與城。豈遠野築埋之義歟。冊尊葬有馬村。天稚彥葬美濃國。皆非水葬也。人傳出雲國。造自古水葬。蓋遠鄙一種卑賤之俗。非必往古之習也。

伊勢鴨用被棺坐而如生。衣裳隨生時官位。或山腹橫人。或置于平地。高築土石。皆欲人之不踐其上。也。此法是也。卜部家近世墓上建社。大背舊式。決不可從也。

垂加翁晚年聞伊勢卜部神體之傳。深感歎。改昨非。乃火先祖神主。前後本末。皆爲垂加靈社之附矣。

我國之葬法。墓上非惟不建社。碑石亦無之。畿內諸陵多遺。可見然。土津垂加之墓。皆雜用儒法。立碑石。大非舊式。可歎之甚也。

取遠謂此說固然。然承平百年葬埋御比。

不立碑墓主不可辨。延壽知故實之人。反失祖先之祭。故予從俗立碑。蓋下。雖士不能。墓有光。城有不得已耳。

予參日光山。遂入會津。山路三日而至。拜土津靈社。社在磐梯山之麓。墓在山上。相去三町許。

保科筑前守殿神靈名。行智。予曰。天子法諱也。會津家老驚。檢舊傳。果後小松帝法諱也。便改號智久。

友松勘十郎有儒學。無子。土津使之。養子。不肯託。視吾曰。吾死無祭者。請貴宅建小社祭之。今在本庄視吾之宅。予謂土津末社有田中私兩社。

與此相殿可也。友松之託。視吾之受。皆可謂無稽也。田中名三郎兵衛。會津家老也。先土津五六年卒。重遠謂甲申春。予詣視吾墓。社伏拜之間。視其地。方

視其地。其夫。願向。產。視。社。其他。向。多。不。能。悉。記。又。北。方。立。石。碑。刻。曰。友。松。氏。與。之。祠。宅。地。之。內。有。墓。有。社。有。石。碑。混。雜。難。辨。恐。不。可。為。記。也。又。謂。視。吾。本。庄。之。賜。宅。凡。三。千。坪。北。有。宅。舍。四。有。神。明。宮。有。池。有。藤。棚。東南有華社。

重遠曰。垂加翁嘗語予曰。諸國士人讀書。莫若土左野中良繼。會津友松氏興者。

社必有相殿。此古法也。萩原兼從鎮齋豐國。不立相殿。可謂非式也。後果亡矣。

畝傍山四陵。今為神保左京殿。知行大凡陵。高弓杖十許。周五町許。松樹茂密。重遠按神保殿之荒廢。茂密。蓋矣。不如先生之聞也。仲哀陵在河內。神功陵在奈良。近地。仁德陵在

界。皆一方高。一方卑。有車駕之象。周廻有池。此儒佛二教未來貢時之制也。予所親見。天智陵在山階。亦不雜二教。有志於我道者。不可不考也。

重遠嘗拜仁德天皇百舌鳥耳原中陵。履中天皇南陵。反正天皇北陵。繼體天皇三島藍野陵。皆一方高。一方卑。有車轅之象。而周廻有池。天智陵今無池。亦嘗拜參之。

延寶末年。山城國高野。土人掘地。得石棺。開而視之。冠裳儼然。須臾煙滅。有圭首。金札一枚。長近二尺。廣可二寸。表彫曰飛鳥淨御原宮治天下。

天皇御朝任。大政官兼刑部。大卿位大錦上。裏彫曰小野毛人朝臣之。

墓營造歲次丁丑年十二月上旬即葬。字體瘦清。土人上之。所司所司戒之。如舊收埋。此蓋當時之法也。

舍人親王藤尾墓。頃年秦左兵衛與同志戮力。建小社于上。以今考之。甚無謂也。

出雲國造死。棄於海中。當入職人。神豫託言之。皆在其族人罷職退而死。繼職人無服忌。是太古法也。故傳云。出雲國造振古不死焉。

浮屠葬法。創於聖德太子。儒法之葬。始于羅山及土左野中氏。京都儒葬。僅三十年來所見也。

瓊瓊杵尊葬。日向神祭於外宮。神武帝葬。大和神祭于山城。神功皇后葬。大和神祭于山城。伏見御香宮是也。仁德天皇葬。和泉神祭于山城。平野神社有勅使陵墓。無勅使是皆古法也。中古道衰。陵近有社。儒法盛而有荷前祭。皆非神道也。

元祿乙亥夏。先兄重正拜山科陵。曰海道北入二町餘有石。鳥居額曰天。

智天皇社北九間。有石棺之蓋。自山麓現出者。高一尺。廣七尺。長九尺七寸。其上。山即假山大陵也。

從一位小川坊城俊廣公。今年爲本院使。下向東武。予因舉風土記之妄說。訂之。公大奇賞之。公今年七十有餘。老練達於治體。又嘗舉於正親町公通卿。卿只面從耳。

應神天皇時。三韓來貢。國勢強盛。人悉矜誇。仁德天皇大矯其弊。宮殿服御極從減省。神功陵。應神時營造之。中古盜發之。方四五間。石槨內。又有石棺。其間納鏡。不知其數。送終之厚大可見也。

垂加門人皆重五部書。內宮不取之。和姬世紀。天下和順之語。淨土經之文也。其他用佛語甚多。蓋習合之書也。

笏以櫟作之。飛彈位山之產。木色赤而美文。以此作。故實也。其人坐而自膝至肩。此爲笏長也。

日本禮法。世世有損益。中古以來。西土之禮。以爲其輔。亦多。然大禮皆不

雜異方也。今小笠原之武禮亦多存故實。尤可學者歟。

律書朝廷絕矣。十年前仰諸家尋之。只二冊出焉。他卷不傳也。

公卿之禮。父母忌五十日。服十三月。五十日之間。無他人之交。十三月之間。公事與人相談。其禮隔闕。相見外門之闕。鋪薦。如不鋪薦。爲有穢也。天子十三月之後。擇月日。變吉禮。是安家之職也。

神武帝崩。空位三年。懿德帝崩。空位一年。應神帝崩。空位三年。繼體帝崩。空位三年。上古異方之教。未來。孝性之厚如此。中古皆曰。國不可一日而無主。而情漸薄。然神社奉幣使。猶非經十三月。不發遣也。三年之喪。西土儒先之論。明甚如彼。而西土亦鮮行之者。豈惟人人情薄耶。蓋亦非天道歟。上古人以百年爲一世。三年之喪。如電之過。近世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三年之喪。亦誠久矣。凡我國之人。不從公朝之政。私立喪期者。大罪人也。孔子猶言。吾從周。今學者皆尊信家禮。用西土禮。可謂不思之甚也。

金藏寢也。

祭始乎祭冊尊。神代卷曰。祭此神之魂者。花時亦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矣。鼓。小手鼓。大拍子。太鼓也。笛。竹節。閒彫。風穴。通和氣。此謂神笛。長大於尋常。笛。故音乙。今御神樂用之。他無知之者。鼓。笛。以空鳴。是爲天靈幡旗。今諸社所納。謂左伊乃鉞。大柱。垂長絹者。至源平合戰所用之旗也。近世新田足利共用白旗。風吹家紋不見。因綴幅於柱。今之能母利是也。幡旗有象。爲地靈歌。今御神樂歌物。非公卿及樂家不知之。至三箇夜。興台產靈歌。非持明院家。不傳得也。其他秘曲尙多。舞御神樂時。以神枝舞。此謂仁牟知也。宇童舞也。歌舞人事。以爲人靈。以天地人祭也。此以今在事。釋祭始也。御神樂用和琴。和琴始乎兒根命。其始束弓六張。爲琴。以楓枝爲柱。故以糸綴之。有本末木木合。合皆有秘傳。他不知之。先年板倉內膳正殿爲京所司拜聽。御神樂而傾首。視豐明衛士燒火等種種之故實。喟然歎曰。我國亦有如此之古風乎。

蓋板倉氏素尊儒。故有新言也。

內侍所御神樂。天子先祖之祭也。他社多用翁舞。翁能大夫不能自舞。受吉田之傳。舞之。近代作能。神祭多用之。知利也多良里之歌。亦有古傳。不知者以爲陀羅尼可笑也。

庶人祭先祖亦當從延喜式極減省之。

新嘗祭於伊勢十一月於賀茂九月始上新穀之祭也。鴨神主新嘗以前不食當年之新物。故瓜茄等物鹽漬之外一生不食。予問上鴨梅辻曰。新物新嘗以前先供神前然後食之。如何。荅曰。後水尾帝嘗勅曰。七月朔日之後以新物供神前然後可食之。稻荷從之。鴨古法甚嚴。雖有勅命亦不改。伊勢以謂五穀已載神代。卷瓜茄等無之初食之不避也。

內宮朝夕御饌三杵白米于鮑燒鹽或海藻外宮加白干鮎。每日不怠。御饌不供御宮。別有御供所。年祭御宮前加供餅酒。餅用粳米酒以飯漬。水經一夜者。故盛以柏葉。凡伊勢之法皆抑驕戒奢之神慮也。今鴨等

之大社有黑白酒。蓋非上古之法歟。二教之後諸祭混雜。惟可觀神風者。伊勢與鴨而已。

八幡南祭。二月初卯夜。堂上源氏行事。今只樂人而已。舞樂人之童與當宮巫女振鈴而舞。古雅尤可觀焉。

伊勢不用燈燭。諸社用燈。非禮也。御神樂出御殿上用松明。此謂紙燭之役。二行十人許持之。緣端振燼餘落庭上。是古代之遺法也。

垂加靈社之鎮祭。卒前七八年二月廿二日也。此祭每年見招。晝蒸飯。酒肴用田作等三種。晚供御饌。終予及兩民部秦氏玄節未白等。皆拍手再拜退。座定。出進食饌。一汁五種酒。無量肴。五種許。有小謠。是垂加先祖之祭也。卒後於下御靈行事。正親町中納言公通卿必臨祭奉幣。往往梅枝著短冊奉納。因以社頭題有詩歌。至貞享三年予見之。其後予每年奉納年魚。近年奉納社頭松歌。曰松加枝乃仰波高之神垣也。八乃社爾八千代經蔭。垂加神體鎮齋之時。移祭先祖。火儒法之神主。其

他兄弟等可祭者。一幅紙書之。中為尊坐兩方。書姓名。他人不知之。或時秦氏與予問祭法。翁張床上示之。予亦效之。以保井祖滿真為中。左右列配。祭四代之祖。用二月九月。粗效新嘗之故實焉。禮記。先王或兄弟。書稱紙祭之。此非定詳之。

內外官多以臣下為相殿。君無臣下百姓則不立。臣下百姓亦無親族朋友則不立。

鎮齋。諸社神主及陰陽師行事也。垂加鎮齋。出雲路行之。

諸國東照宮。上野衆鎮齋之。

三公棺內吉服。衣冠束帶坐。如常束棺不開。然後入寺。入寺之後。僧徒行事。此當時所聞也。

忌獸肉。自神代始。法定於延喜之間。垂加曰。以其似人也。卜部家曰。二字物。不食馬牛猫鹿等也。三字物。食之。鬼狸等也。泰福卿曰。四足物。禁裏戒之。決不可食也。馬牛犬之類。託人而居。殺之不仁。甚似異國人。但卵

不忌之。仁德紀有佐伯部獻牡鹿事。古者或進或不進。歟。日本姬甚忌之。

泰福卿曰。後光明帝甚信儒教。師彝倫庵。輕神道。不用佛法。嘗勅供獸肉。有司以狸進御。內膳正將施庖丁。而忌其不祥。不敢下手。屢代人。而皆不肯終棄之。尋御清所出火。內裏炎上。翌年新殿未成。帝患庖瘡。崩。此帝世奉稱聖帝。然未合神慮。歟。浮屠家乃謂佛之崇。凡帝之所以改正。皆復舊。可惜之甚。

忌火。自淪泉之竈始。火心也。清心以火。清身以水。是內外之清也。凡火穢萬事不成。鑄造染色等可見。况拜神乎。火日也。天也。清之。又清之。不然必有神爵矣。伊勢神供鑽檜。取火蒸之。耳。烹煮物不供也。

兩段再拜。士太夫以上用之。鞞揖座揖。以笏。插右後石帶。拍手小大。取笏再拜。或笏或幣。皆用左右左之意。密唱天柱國柱。又再拜。又左右左。又密唱天柱國柱。或中臣祓。或三種祓。或禮賽。或祈願。各申上。拍手大小。

座揖鞞揖而退。凡八拜。如祈願事長。當復有再拜。是諸家通禮也。立拜。上宮殿。

伊勢用笏不用幣。笏始于兒屋命。神代禮器也。執幣拜起于後世。卜部家幣初左右左。後右左右。安家兩次皆左右左也。

近衛殿南殿庭上拜立。一揖無拍手。再拜膝至地。冠去。砂土尺許。其禮彬彬乎盛矣哉。

步行足不離地。禮也。

拍手伊勢神主有八拍之禮。此謂八開手。

持笏上左手。下右手。或用西土禮。如拱持之。甚誤。公通卿嘗非之。

一段再拜。庶民用之。組合左右手。上左指。一揖拍手。小大再拜也。

春日神乘鹿而現。藤森神愛鷹。八幡使鳩。此皆流俗所傳。未知本據。

秘神書傳言起于應神帝。出八幡宮緣起。當考之。此時百濟王仁等來朝。

聞神道移之文字。故帝誓人國。孰若我國。他人孰若我人。聞傳此事。作

弓八幡之謠云。

應神帝秘道而不傳。異國擁護我國之德至矣。

我道自天照太神口傳。歷世傳來而不忘。中古文字盛起。而人情自薄。我

道漸微。田舍土俗。今猶傳言人之始。出自淡路島木股等語。皆神代遺

言也。卜部家皆口傳。不許筆之。

古來傳言神代卷。上卷語伊勢。下卷語賀茂。

楠正成河內籠城。陰而不開運。堀河夜討。雖小勢開門。是謀略之外。有神

軍之遺法也。

舊事玄義十卷許。傳聞近年外宮一禰宜弟僧某作之。

獸肉雖藥用。不許之。

曾我兄弟社。在富士麓。號兄社弟社。復親讎。人必詣焉。此非自為也。土俗

所感其孝義耳。今少有學識輩。自銘社號。可謂僭差之甚也。

西鴨有古葬風。可尋之。

今年葵祭再興。鳴神主下向。予因奉納二首。諸葛加久流卯月乃宮雀木。綿取志。天天祭神山。朝日蔭左瀆。神山乃諸葛加計天曾仰久鳴乃瑞垣。

神社距人家。行程無定法。只瑞垣內不作人家者。爲大法耳。

笏公卿束帶時持之。冠狩衣時持末廣扇。神家雖肩衣袴亦持笏。笏音忽。訓志也。久安家訓左加。日本紀尺訓左加。數訓當詳考之。

祭先祖或祭空位。三輪大明神此也。或神體以笏。或以弓。或以玉。皆有故實。或有德顯然。別鎮齋神體。土津垂加等此也。神家或笏書姓名爲主。或連書姓名爲主。或以先祖秘器爲主。各有傳來。當詳詢之。

三箇夜御神樂。臨時有之。平家沈落西海。三箇年無御神樂。世治被行三箇夜。近年內裏炎上。三箇年無御神樂。內裏造營之後。被行三箇夜。一夜恒例御神樂。其後三箇夜連夜行之。神代卷磐戶本章是恒例所行御神樂也。此章有一書三條。三箇夜是行各一條也。

與合產靈。北極星即天兒屋命之父也。

黑白酒清濁也。

內宮鎮座古記曰。垂仁帝二十六年十月甲子。以長曆推之。此年十月無甲子。九月十七日甲子也。至今爲內宮祭日。外宮鎮座雄略帝二十二年九月望。以長曆推之。此月十六日也。至今爲外宮祭日。以此告兩宮神主。皆曰。予曆有功乎古記也。

事神治國。皆非盡誠不可也。

神道無忌日。祭應神天皇二月十五日崩。而八幡祭二月初卯。自卯至十一日。月中午。八月十五日也。上宮太子二月五日薨。而天王寺祭二月廿二日也。舍人親王十一月十四日薨。而藤森祭五月五日也。菅丞相二月

廿五日薨。而宰府祭八月廿二日也。用忌日祭者。豐國大明神而已矣。

垂加翁曰。二尊有語造化。有語人事。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分辨之。

心柱內外宮各存焉。在床下。不出床上。以檜作之。造營之初入山。最首擇。

之伐木不離地。如離地不堪用。杻人作一面。後又作一面。不屢動之。既而入宮川。伊勢中人稱御木引。踊躍歌舞。到宮前。匠人削之。以絹包之。深入地下。以櫛飾之。如造替以前損傷。天下大凶。堅固。天下泰平。寸法皆秘傳。非他人所知也。

葵祭用四月。中西日。三百年中絕。去年再興。賜祭料千石。當年一。神主梅辻三位下向。拜其忝也。其祭尤嚴重。神前掛葵與桂。有勅使。

葵祭。梨木氏公通卿皆以爲下鴨祭。今度有議爲上鴨祭。予扣梅辻請其說。三位秘而不傳。只言梨木說非是。

葵桂兩備。曰諸蔓。一種曰片蔓。

尺。人皇紀訓佐加安家曰。界也。笏訓與尺同。公通卿曰。笏訓須久也。取笏身直也。

三種祓伊勢。爲是諸家習合。八卦爲陋劣。

伊勢服忌令一卷。

耶麻止小學。垂加翁未定之說多。如服忌之說是也。

予問垂加翁婦事二夫。固非也。惟納幣而夫死。則嫁亦似無害。垂加曰。名既定矣。不可再嫁也。予又問神代至人皇之初。人壽極長。親喪或五年。或三年。是也。後世人壽漸縮。以曆之消長驗之。天運亦漸縮。古爲五年。中爲三年。今制爲十三月。誠天運之當然也。自今而後。人壽益短。更復改正。亦不可知也。學者必以三年之喪爲不可易。恐似不通。垂加不答。他日曰。天文者占地步。多出雲路。可恨無才學。寧得如立節才學。亦少占地步耳。予又曰。神武帝時。諸臣奏以事代主。大姬媛蹈輔五十鈴姬命。爲正妃。綏靖帝亦以事代主。小姬爲正妃。安寧帝亦以事代主。孫鴨王女爲正妃。此皆同姓婚姻也。事代主自出雲及中國。領大國數國。諸臣有遠慮。奏以爲妃。是以天下太平矣。今之御三家婚姻。亦如此也。我國多源平藤橘之姓。如避同姓。則不幾孤立乎。且堯爲黃帝五世孫。舜爲軒轅氏八世孫。是同姓也。相婚以授天下。此爲深慮。周室不娶同姓。

婚姻僻求小國成康以後衰微不振如與晉吳大國相婚豈不爲脣齒之輔乎垂加亦不吝只稱美天文焉蓋有微意乎媛蹈輔五十鈴姬載神代上卷之末舍人親王亦有微意而然歟垂加講聖朝之禮遇正親町土御門二卿然後漸備嘗曰視二卿之起居言語大異時俗非幼少所習豈能如此乎嘗修和鑑聖朝之故實不易備終爲不滿于意燒之其他投火者尙多嘗使予考年號改元月日干支凡二百有五皆備今梓行又令考即位月日而未成其他相講議者漸將成緒者多而垂加已病矣遺憾萬萬今而思之欲絕魂矣

秦山集十五終

秦山集十六

雜著

甲乙錄二

卜部家傳曰得神籬磐境之傳者生得靈社之號因引祭大己貴命於三諸山之證其得彼傳生有神號者近世萩原兼從號神海吉川惟足號視吾會津中將號土津山崎先生號垂加云

內宮言一而無對外宮言二宮一光此內外之爭根也

重遠問實笏薄而畫笏太厚何也曰此蓋有畫法乎先時探幽謂歌仙床疊太厚非是畫日光歌仙新考寸法薄之揭而視之甚不好觀因悟有畫法云笏亦恐如此也

伊勢宮殿寸法一神主及祭主之外無知之者皆以人手定自垂仁帝以來莫之改也以鈔尺寫之謂某尺寸者非實式也外宮謂御宮之廣天下繁榮之兆比古稍大云

垂加靈社。神體可八寸。外家似神輿。其大可以一人捧之。諸社十一月有火燒之祭。神心之火也。故於陽月脩之。歟。然於伊勢。不聞有之。蓋十一月寅日。內侍所御神樂。終夜以黑木燎庭火。諸社恐效之也。

神前無燈。故實也。然今諸社有之。社頭詠歌用燈。非是也。梨木出雲路。親喪皆一年。蓋垂加晚年所示也。曆土王事避王字。為土用事。是故實也。

古昔皆帶兩刃之劍。至阿蘇宮。神主某割劍以作刀。故訓片名。此本阿彌家傳也。一傳鍛冶天國作刀。然盜發安閑帝陵。已多藏刀。則刀蓋始乎上古歟。鎚楠一族和田新發意始作之。重遠謂甲申春源實尹曰。饒速日命以劍斬人。誤傷己額。因作刀。此古傳也。又按安閑帝

陵在河內古市郡。明應中。島山尚。饒速日命。其大至開八百八箇。矢。當其本丸。謂之高屋城。發之事。不知在何年。如在近年。則島山兵爭之。遠力耳。

神代卷曰。作八尋之殿。此蓋長量也。鈔尺。聖德太子寫異國尺。用之。昔時鈔尺藏于中井主水家。比今流行之尺。強三釐許云。紫宸殿常御殿御

疊薦皆用七尺。於近江織之。予問寸法之所。由中井氏曰。不知也。按亦用長量十也。攝家以下用九。當六尺三寸。今田舍或用西土法。六尺為一間。此又益出於近年也。諸家皆不知長量。作宮殿法。謹筆之書。以丈尺寸分之精淺哉。

大黑負袋。踐。俵。決。大已貴。命也。大已貴。命負袋。見舊事紀。俵。西土。天竺無之。外國皆貯米。以苞。其狀與俵不同也。計之以斤。大村因守曰。彼米五十斤。當我國四斗。

天竺歌書訓阿末幾。

占法。古有鹿骨占。見三國志及萬葉集。有龜卜。在下部家。伊勢有柏葉占。新古今歌云。念阿末利水乃柏耳。卜問波沈爾浮。淚奈利亮。又有木綿付鳥之占。

當今大嘗會。於紫宸殿前。卜部兼連燒龜卜之。此自太古傳。彼家云。與安倍。泰福有問荅。非他人所可知也。龜卜又燒帛。亦卜之。太古吉田一子

相傳視吾尚且不得之。

太占訓布止麻爾秘訓在麻字垂加翁嘗示予予告公通卿京家未聞之云。

古今可傳之家未嘗開其書至傳之始讀之故實也

垂加翁夷子大黑記以夷子為事代主如何曰垂加嘗謂世皆以蛭兒為

夷子然蛭兒無釣事釣古事事代主與火闌降有之蓋以大已貴事代

主父子為福神夷子大黑也予未信之出雲路曰有古證此亦出歌鞠

等雜書雖古不足取也予遣人西宮問之曰西宮之南有濱宮是即夷

子而津國海人也蛭兒自淡路流至海人養之為子故亦以蛭兒為夷

子三郎殿耳出雲路亦不肯之重遠昔社四宮四南有小社謂之蛭兒本社三社內固有蛭兒予問之當宮神主應稱源太夫曰蛭兒

兒冊妻蛭兒之人也

內宮酒殿藏太神宮奉納之器每二十一年造替器物亦改作之古器神山中有藏處

國忌時白河一家不他交垣於內侍所祭之

產婦不祭神其家人神拜無障

天子先祖祭內外宮賀茂八幡有勅使於伊勢鴨朝夕御饌雖萬萬歲之

今不怠春日雖臣下亦有勅使

伊勢長官死其送葬經日故七日御饌不上

伊勢父忌日謂遠關日其儀如新忌閉門不交人

鴨祭先祖五代供物如生時於庭上祭之無主空位也

服中天子公卿服皆用鼠色冠掛燕尾別居處

吉田殿曰神籬磐境相傳之外公卿武士有故許社號亦有之謂如鎌倉

權五郎稱新御靈秀吉公號豐國大明神是也因新許社號者多視吾

亦多許社號濫淫極矣哀哉

垂加初不信神道大有貶斥嘗聞土津臣有服部安休者視吾門人也於

土津前與垂加爭論太極垂加日子所言陰陽太極也非真太極也安

休乃訴告土津家老中與垂加刻日論終此事大有辨難垂加於是粗悟神道之不可輕歸與出口延住講習翌年復適東武與土津及安休等會講以伊勢流土津告以下部說令學於視吾然其實土津之所傳居多後對信守言卜部之說有可取信守大怒遂有隙又對視吾言伊勢之傳不可廢視吾亦大怒遂有郤視吾晚年對兼連有芥蒂不還傳神籬磐境垂加使予再三懇諫而視吾不聽從是交權益疎矣

舊事大成近年江戶浪人高家者作之朝議有命絕板垂加翁學于出口信守交驩尤厚出示信守手書予見之屢矣然自垂加言卜部說可取信守意不平交漸不如前頃年鵜飼眞昌語予曰垂加大詐人也嘗言與信守交善近年水戶殿遣使者謁信守使者語次問信守以垂加事信守曰未嘗面以此知垂加之詐矣予力辨之然側有證人不能折服之且任他耳又視吾許垂加以社號凡天下之所知然視吾言未嘗授奧秘予親聞之兩次以告垂加是亦怒垂加言伊勢之

說可采也吁我道之衰也孰尤

天子每日所供之菜山城國作之固禁不潔

鴨神前每日供鯉與雉自近江國上之如不得則其日決無獲云

古人祭先祖世代無限供物極輕中古驕奢漸甚故舍人親王用小坏手坏供物以小微爲善此藤森神主所傳垂加也忌日不祭春秋祭自前夜一家親族童孺相集用歌舞樂神慮爲故實餅醴自太神宮供來用之無害先祖所持之器或笏或弓以爲御正體祭之予祭垂加封其手筆以爲主也庶人之祭以此准推可也

垂加翁父母祔于靈社歟然出雲路今只當祭垂加社山崎氏無子孫垂加之外蓋絕祭也

戶田藏人助問松平出羽守以素尊之墓羽守曰素尊之墓土基高堆今尙分明與大社地隔云

藤尾建小社恐不稱神慮也淡路帝贈舍人以天皇亦不稱神慮遂去帝

位矣誠可畏也。

公通卿曰以事代主命為福神見難波家鞠書

貴訓武智最貴之名也故日神之外無之大己貴則其僭上之號耳

日如日神也不可言日神如日也此伊勢之傳此說可更考蓋日與日神一而二二而一也

日輪天地萬物之精也萬物猶油也日輪猶燈也得萬物而日輪增光矣

能辨明暗謂之靈

日月有人體有造化於伊勢各祭之諸家無此傳

伊弉諾尊并册木德日神并月火德蛭兒土德素盞鳴尊金德忍穗耳尊水

德瓊瓊杵尊木德彥火火出見尊火德鸕鷀草葺不合尊土德神武天

皇金德此自古所傳也兄弟不取德者多

日神生處俗傳云淡路岩屋蛭兒亦恐其近地被棄於地下居住西宮今

町人皆祭之蓋為商賈之祖

元曆元年逸寶劍然後天下歸乎武家矣

定家卿始作假名遣古代無其法不用可也

唯此謂明鏡法師說亦如此然風氣日開物物有一理至今世則假名遣不可

也略

兒屋命大玉命往古為內宮相殿侍日神左右今為外宮相殿侍瓊瓊杵

尊左右以笏與玉為神體

三種大祓視吾曰神語不通今所傳忌部說而石手帶刀所傳垂加也諸

家祓下附八卦或十二支垂加取十二支伊勢無附語尤為潔清恐當

從之

六根清淨祓常磐大連作皆佛語也當時君臣皆信佛故大連作之今卜

部家專用之

神代人壽極長今漸減至五六十歲者天地漸近滅息也

神主有位者也禰宜衆神官也

伊勢於神前以笏拜不用幣內侍所御神樂亦同祓用幣幣古以四角疊

紙插木紙下附麻後世諸家之幣各別神代無紙至人皇有紙即今之

檀紙也。一名大鷹。一名引合。所謂陸奧紙也。此古代之物。故宣旨懷帑目錄等用之。幣。相原奉書亦用之。幣起於祓。軍家采幣本於此。而尙有故實云。

幣。伊勢卜部安家各異。安家用五色幣。近年內裏地鎮於紫宸殿前。泰福卿行事。有五色幣。

寬文回祿。以天羽車乘內侍所。韓櫃高不過三尺。形圓。以錦覆之。韓櫃二也。

垂加翁火。儒法神主。父祖附靈社。族人爲懸物。祭之。懸物亦未爲是。繪像尤非是。或笏書官姓名。是亦神主之類。神主又位牌之類。伊勢卜部皆有御正體之故實。此爲至極。

大嘗會決是我國之法。無儒佛之習合。

璽箱用檜。或方或長。隅或有几帳面。蓋如廣蓋。脚附箱外。出箱底一寸許。如婚禮行器。以組緒結之。著緒處有金物。一封而後不再開。拂塵者亦

袋手。半眼以從事。又法無脚。如翁面箱。以絹掩之。嘗奉拜稻荷御正體。如此也。

嘗問舜水。西土用家禮之神主。否。曰不然。貴人神主大。賤人神主小。以此想得。隱元作諸家靈牌。亦隨貴賤有大小。

伏羲至堯舜數聖。神主不知當時如何作也。時無筆墨。帑必不與後世同。我朝開闢以來。有神體之法。噫。盛矣哉。

伊勢神饌。今用土器。一如國初之時。不加一物。他之諸社皆盡美。今禁裏供御用。銀盃。諸公卿皆用陶器。俗之茶碗也。

足打。非古始。于近世也。於禁中賜食。納言以上。用三方。以下皆用平折敷。然於殿下饗堂。上衆皆用三方。加隆也。故今五位殿上人。參向幕府。於殿中饗之。皆七五三。被用三方也。台德院時。行幸二條城。皆供七五三。車駕留止五日。故間有常饌。公卿以上。用三方。四位五位。用足打。時中院殿爲傳奏。子息猶殿上人。疑將軍家。饗用足打。於傳奏私廳。食子息。

不令列坐云。抑用足打事。秀吉公爲關白於聚樂。有行幸時始被用之。細川幽齋詳記得之。今復因其先規被用之。然非故實也。先年水戶殿請招泰福卿。予一人伴食。泰福用高足打。予用平折敷。水戶殿父子著長上下陪膳。予亦親賜引着。其歸路泰福卿語予曰。主人奔走感謝萬萬。但於故實。武家未精也。因談其由緒如上。然物皆有時。若肩衣袴。今之通禮也。公武皆用之。用足打亦如此。只知故實之本而從時。宜此爲可貴耳。

日本國中諸神結番。禁裏如有回祿災禍。常番神被罪。籠居停祭。此無稽之俗說也。國忌時。大社皆垣而不許參拜。是天下萬姓皆有服也。除外無神社閉門之事。

回祿。無內侍所之遙拜。及其假殿造出十數日。四方拜亦無之。君以臣尊。臣下以友立。故神社以相殿爲故實。豐國無相殿。是滅亡之兆也。凡黨立則衰。公卿之衰由乎此。武家古有黨人皆危之。近年君威明。

重無偏黨之風。於是天下又安。以上乙亥所聞。

我國以言而教者。鮮只法立而下自習服耳。人皇紀數卷可見。今島津家賴朝以來。以一法立國。君不妄改法。臣亦不妄出言。五百餘年相續。無他以言而教者。訟儒者此失多。

十二支人皇之初已有之。當有我國之訓。然垂加不取之。京家有訓說。恐儒說也。予亦有訓。未知是非也。稻命根也。

內侍所之御韓櫃二箇。諸人皆言一箇也。寬文回祿。見先行幸所供奉。實兩櫃也。一輕一重。重可五人許。舉之皆載。天羽車其有二者。有故實也。形皆圓。似武家具桶。伊勢神體之說。見五部書。至內侍所。非卜部家難詳焉。

神璽箱小。如禁祕抄。御說。御即位時。行幸之先。奉齋。諸人所奉拜也。寶劍元曆後。用伊勢所獻出海者。見太平記。更有祕說。所難口外也。太平記。

筆日神事亂道尤甚伊勢指爲神敵誠然垂加翁每歎曰此記衆人所共見下部說何其悖也悲夫悲夫

遠關日一位一饌遙拜之饌可也下部家中古以遠關爲祭日大誤

下部有札勸請札書姓名或社號爲形代也

內侍所御纏束損傷則改之纏束亦有法下部家近年新造小輿安置神體箱垂加社如此未審故實恐不可爲法也

禁裏和歌御會和歌三神爲一行懸物又歌道家以人丸赤人爲懸物然則神體爲懸物不可言無故實也

伊勢朝夕御膳遙拜之膳也鴨神主三位以此爲誤謂當直供神前然伊勢已有古傳不可爲非也遠關之膳只用此法遙拜可也

天羽車出舊事紀垂加疑不出日本紀不取之然內侍所奉載分明矣又鴨三位曰鴨之葬作羽車敷坐下自古之故實也

大嘗會中絕久矣當今御即位再興之十一月中寅日行之下部兼遠於

紫宸殿前燒龜卜定悠紀主基國郡近江丹波卜食以其郡稻爲御膳悠紀殿在紫宸殿東主基殿在紫宸殿西天子自臨祭此神武天皇以來之例不雜他國之法者也山城國中禁鳴物忌詞如式武家爲其料貢進五千石猶欠乏云

往古以鹿骨卜之此衆人所共卜歟龜卜今下部一家爲之但於鹿島亦有龜占不知其法與下部同否神武紀有椛占伊勢有柏占蓋亦上古之法也重述謂伊馬有神傳龜卜傳于今詳見他卷

予問安倍卿神籬磐境相傳之人有社號不然則不爲靈社然否泰福卿曰上古皆有社號中古以來無之禮從時宜則今無社號可也然有志神道者經二代可有贈社號歟此與兼連卿之說大槩同但上古皆有社號之謂宜更詳之

宣旨書檀帟但本帟不下口宣書紙屋帟內宮不好編書只宗無二之傳來耳

安閑天皇陵。百年前有人發之。有大刀玉盃。太刀。即今之刀。玉盃大似今之飯碗。形如小坏。以水晶作之。蓋古之碗形如小坏。歟。當今供御。御碗以金銀作之。形如俗之茶碗。

安閑陵土俗皆登之。但土人登之必有崇云。

松下見林。年長於予。泰福卿善遇之。予未得面扣。

肩衣袴。細川賴之製之。然今公武皆用之。足打亦如此。上下今通用之。

元日。鏡餅。松竹之飾。禁裏不用之。左繩端出用之。是磐戶之遺。目出面白之故實也。

伊勢太神所。齋御鏡爲神體。內侍所影之者也。諸社神體用鏡。此其所由也。神璽。即神傳寶劍亦影器也。二種御在位。閒不離玉體。夜在夜御殿。御帷中。故能圓。女按察三位。不取劍璽。是僧女也。神道忌僧。三位。雖能圓出家以前之女。不入夜御殿者。忌取二種之故也。雖爲三位。如此。况下。薦女雖入局。不給陪膳。不入殿內。神體之祕。蓋在乎此矣。

攝家春日小社。在宅地。

源平時景政爲靈社。曾我兄弟爲神。猶有古風。近世雖殿下之貴。將軍之威。非有大功不爲神。皆用佛俗也。以此考之。視吾土津垂加。與古風於千載之後。其大功不可誣焉。

予年及六十。徘徊武江。談皇都故事。故人皆號都翁。近年中神書號曰都翁。訓曰津津泥。春海之名。取伊勢物語鴈鳴菊花開之歌也。

熱田二座。東宮殿。日本武尊鎮座。西非社寶庫也。其營作之形分明。即寶劍鎮座。八劍宮在南。

元曆之後。以後鳥羽院。御劍爲寶劍。後以出於伊勢海者爲寶劍。此一說也。

當仙洞御即位時。劍璽奉遙拜。御劍三尺許。本末袋垂。在出御之前。女官左右持之。御劍左。神璽右。日扇左手翳之。日袴長引。誠希世之偉麗也。寶劍少出室。天下兵亂之兆也。

當仙洞御在位之時內裏回祿近衛殿為皇居備前國主在京營造新殿既成近日將移徙而忽復出火延及皇居倉皇入御新殿三種神寶前行寶蓋已入御門內時內侍所如何奉安置諸卿立議各不合移刻不決時油小路隆貞卿進曰上古三種神寶在同殿垂仁天皇以來在別殿今奉安置常御殿床上撰吉日奉移別殿可也議始定此隆貞卿才學之功也

御即位勸請日神以來相授受三種神傳也此君不親傳君時之關白奉授為故實當今御即位武家御名代保科肥後守已上京關白今之一條家此為御即位勸請之當職然近衛左大臣家曰一條新家也御即位勸請為未傳授以何奉授主上乎事已及紛紛時京所司為土屋相摸守院宣相守令決之相守恐懼曰不敢也又欲與關東議相守曰關東亦奉如何答奏耶決不敢也尋本院御所下勅和解以吉例二條家以納言行御即位勸請因一條家辭當職近衛家為關白當時京童有

當今御即位關白為見物衆之嘲也攝家尙且有未傳受之家况天下諸人乎是天下重事神聖遺傳惟俯恐仰畏此為衆人之守耳或遠謂曰作詳之

芳野固為正統矣北朝亦日神之孫非他統而其兩立出於武家之私非帝王之本心則與異國之本統僞統不可牽論也後太平記載北帝御出家之後入芳野訪黑木御所南帝相遇語國事互濡袂北帝出御著草鞋南帝送之門是千古奇異之談二帝無異心如此雖曰兩朝實一心耳

神武天皇初自河內將入大和軍敗乃退自紀伊入大和初自西入東後自南入北也

神軍人不倡則不發故神武帝安藝國為都經數歲今訪舊蹟在廣島西十里自一條至八條云中古南北二京九重之規效西土者也其後諸國順從至船長請前導然後進入畿內或遠謂曰日本紀安

緋威赤鎧也。

天子服御甲冑日威也。上水色下少赤水映日之象也。錦御旗非錦本二色也。即源平兩家之旗此也。

三韓唐太宗尙且敗劔我取之如拉枯無他神軍耳。一谷朝大手晚搦手。西山坂落也。

屋島內裏在西志度浦在東初度之戰源氏勝夜引軍一里餘陳于瓜生山十八日夜也。

正月十六日京合戰新田殿破三井寺在夜分朝陳于花頂山破京軍補遣使請班軍新田殿不聽晚景爲細川所破。

見陀利身土津垂加皆不取視吾不服此亦垂加視吾有隙之一端。土御門梨木皆曰有十二支古訓垂加再三請之二氏言逸書不肯出豈

其書中載家之大事有難出示者歟。新建立神明宮謂之飛神明伊勢嚴禁之。此說謂丙戌年有故託人亦

先年卜部兼連卿於當仙洞經筵講說中臣祓攝家清華以下皆出坐獨泰福卿辭曰家有中臣祓之傳而與卜部家大不同論爭之非時宜默聞之非本志請辭朝廷許之。

泰福卿神道當仙洞叡聞詳矣予與泰福卿講論兼連卿亦聞之云。

穢多蓋非異俗只我民之業穢耳神武紀有牛酒今遠鄙民有食牛者亦其類也。太古素尊且剝斑胸况下民乎。禮遠謂穢多蓋異民也人與祀多有分

民曰穢多

予二十一歲密遊歷山陽山陰四國若東海道固年年經由陸奧兩次遊行但年少未練可訪問者多闕如爲可恨也。

經晃曰知和也神代表服也無法式今巫女所著千早當宮不用懸帶始乎中古歟以錦作之襪巫肩此亦當宮無之。

死字卜部以音爲訓。

祭冊尊以花今愛宕參詣人以檜爲家苞以花緣也又冊尊諸神母也愛

宕，社僧以產帶贈人者，以此緣也。

以天地人祭神，出古事記。京家不取是說，如何。

松下見林異稱日本傳曰：二條亞相記曰：訓拍手，曰加之八手，宇都其意，謂或曰訓膳，曰加之波手。古者用柏葉盛飲食，故名加之波手。君拍手，召膳，臣拍手，獻之，故拍手亦曰加之波手。愚謂加之波手，乃八開手之意。蓋開手，拍之，其平如栢葉，重遠舉，此說問之。先生曰：二說皆可通。風吹雨洗，天下之祓也。清火心祓，浴水身祓也。祓洗同訓也。美曾岐水灑也。伊勢先以水一杓洒身後，以湯浴。下部只用湯，謂湯水火合也。大嘗會當今行幸鴨河，有御祓。

予壯年間，土津曰：仁德天皇之聖德，古今可少。異國亦未聞其比。但八田皇女一節，可謂大疵也。如何。土津曰：然。國史記兄弟密婚，有羹冰之異。臣下卜之，糾其罪，皇子皇女被罪。日本紀：元壽二十四年夏六月，御膳羹汁凝以木子，是為羹君，不得即，則流經大原皇女於伊豫。按安原紀：木子亦不善終。此決非禮也。西

土國史亦此類多。二代之后尤可醜。土津之言如此。以今考之，仁德德聖而平野，社人之歸敬少。應神之德稍下，於仁德而八幡宮至。後世人益歸敬。蓋以此因由歟。嘗亦以此舉問，垂加垂加不答，只蹙額耳。神代皆一后也。

舊事紀載：大己貴娶田心姬，命是恐，與津島神主之女。故以神名為稱，歟。又娶高降姬，神是恐，邊津宮神主之女乎。

孝元帝妃伊香色，謹命。開化帝立為皇后，此二代之后也。日本紀注曰：庶母也。蓋斥其非也。

崇神帝，皇后御間城姬。大彥命女。大彥命，孝元帝皇子。是從父兄弟相婚也。

景行帝，妃八坂入媛。八坂入彥命女。八坂入彥命，崇神帝皇子。是從父兄弟也。

仁德帝，妃八田皇女。是異母妹也。

履仲帝妃幡梭皇女是異母妹也。

允恭帝皇后忍坂大中姬命二岐皇子女二岐皇子女應神帝皇子女是從父兄弟也。

雄略帝皇后草香幡梭皇女是仁德帝皇女履仲帝后再爲雄略帝后則四世之間經七十年此時皇后可八九十歲恐以同名史有誤也。

欽明帝皇后石姬宣化帝皇女妃稚綾姬及日影皇女皆石姬之妹是姪也。

敏達帝皇后豐御食炊屋姬是異母妹也。

用明帝皇后穴穗部間人皇女欽明帝皇女是姪也。

天智帝皇后倭姬王古人大兄皇子女古人舒明帝皇子女是姪也。

天武帝皇后菟野皇女妃大田皇女新田部皇女皆天智帝皇女是姪也。

日本紀所載人皇四十一帝凡一千四百年從父兄弟婚三妃姪婚四妃異母妹婚二代后一也孝安天皇在位百有二年古今無類安康

帝爲眉輪王所弑此王爲報父讎也崇峻帝爲蘇我馬子所弑弑二也顯宗仁賢二帝求於天下得嗣天位繼體帝先帝崩無嗣大伴金村大連求于諸國立天孫忠誠至矣金村事五朝無私可謂古今之忠臣也仙洞治天之初諸卿欲以後光明帝皇女女一宮爲中宮尋先例述故實時京所司爲牧野佐渡守公武朝議紛紛然叔姪之婚雖有古例決難從議遂定矣因鷹司房輔公妹入內今之女院是也其後板倉內膳正爲所司時諸卿議欲嫁九條兼晴公議已定告兼晴公公辭曰吾爲鷹司弟與九條姬君婚繼九條家生二男子不幸吾妻早世今又與皇女婚萬一於二童不免有踈心則於九條家有何面目邪固辭不肯後又欲嫁醍醐冬基卿諸卿相與白女一宮而宮不肯何者女一宮立諸皇子之上醍醐爲清華婦人從夫之班則降位數等也諸卿無奈何又手而退今一宮已老矣朝議如此近親婚姻決非是予視六朝治世於關東三代奉仕則等乎七度見湖葦之翁。

源氏重代刀藏于參河西尾城小社長二尺八寸其社大樹蓁蓁無鳥糞天下有事鳴動云參勢海邊汀渚之間島嶼出沒尤好觀但波荒船艱爲可恐耳

君訓取諾冊之下訓故人皇紀稱帝王神代君臣未分明故稱龍神以君諾尊不聽冊尊之言陰視冊尊之壞體垂加翁曰如其日神必不視之御在位崩御則御車行幸如路中俄崩其殿造替之

垂加翁曰尊貴人服御皆不置地况諾尊服御皆上神號誠宜然矣日神御正體留止處雖一夜建社神德之至尊也

舊事紀十種神寶舍人親王不載之于日本紀有深旨存焉

十種神寶外宮傳爲器有圖內宮傳非器圖亦無之

十種神寶祈禱神傳也其他多習合耳

櫛原在縣城之南都跡在宮崎

中瀨只取水流之不疾不弱耳口訣講述皆以貴中爲言恐非是三十年

前視吾侍土津講之只是中庸章句耳

玉津島在紀伊若山南二里與弱浦相向絕景也

崇神帝都於磯城故世世稱都日敷敷島之名亦起乎此

津國住吉宮三社相並有古傳

言者物之先兆也諾尊曰素蓋鳴尊者可以治天下也是以金德懲天下之不服者也數千年之後天下之權歸乎武家矣此彼神勅之應乎故言不可不慎也卜部之秘傳也

日神女神也或以爲開闢祖神不可爲女神而種種曲說然終是強辨枉說也只當從實說耳

九神造化也諾冊氣化也三女神心化也日神月神蛭兒素蓋鳴胎化也大內以左爲上神以右爲上

素尊荒魂坐根國無社

天子行幸謂別雷言威勢之盛也

人君之德在乎聞。忍穗耳尊以耳奉名。以此也。

外宮西一座。國常立尊。東二座。瓊瓊杵尊。荒魂和魂二座。爲一座。天兒屋。命一座。太玉。命一座。此四神五座也。

稻荷。稻成之訓。五穀之神也。凡君臣上下。不可不察也。延喜式爲三座。後世加客神十禪師。爲五座。或曰客神。猿田彥。命十禪師。瓊瓊杵尊也。更詳之。

口訓腐也。出雲路曰。噬爛食物。形如朽腐也。都翁曰。凡物之種腐。後開口。而生。更詳之。

神代卷講談。視吾爲三十座。垂加無說。出雲路爲凡二十座。蓋三十座。爲定式。竟宴祭。舍人親王。會衆各有歌詠。是常例也。

兄弟爲友婿。蓋無害乎。神武帝綏靖帝。皆娶事代主女。可見勢訓息追也。道訓盈也。

陽神無葬之傳。訂之。經晃神主。神主曰。不知則爲。不知可也。陽神無葬。不

知葬地也。何理之有。今種種傳說。皆傳會耳。都翁曰。諾尊任天下。於日神。日神都。天安河。諾尊蓋長。隱淡路國。曰幽宮。曰長隱。與下卷大己貴事相類。其無葬者。蓋天孫都日向以來。日向之事。人人傳說。日神長。隱大和之事。意饒速日長隨彥等。皆能記得。然神武征伐兵爭之亂。逸其傳也。故諾尊日神忍穗耳尊等之葬。無傳知之者歟。所謂無葬之傳者。費分疏多。而反爲不實焉。

多賀之祭。出大桃樹。內裏殿作闕。良方不作。

天王寺聖德太子像。爲左右髻。在兩耳上。是古代之風也。神璽古傳曰。赤玉也。

軍法金鼓。天靈也。旌旗。地靈也。時聲。人靈也。拍手初打。小大降神也。送手大小送神也。時聲亦然。初降軍神。故先乙。後甲。終送軍神。故先甲。後乙。蓋神應之也。長篠之戰。朝甲斐士多戰死。大權現兵亦多死傷。勝負未

決兩方各疲時信長公大勢一度發時聲後甲而進一戰大得利皆言此時聲奮動諸勢忽大發勇云又青野原戰朝霧深而兩軍戰未決大權現待霧少晴發時聲後甲而進諸勢勇氣十倍遂得勝利此兩戰時聲皆叶神道矣學軍機者不可不知也

秦山集十六終

秦山集十七

雜著

甲乙錄三

人無火德無主也故地神皆以火奉稱至鷓鴣草尊德衰不稱火至神武帝又稱火此其德之興也

先時鷓鴣飼真昌難曰田心姬人體也大己貴命娶之生味鉏高彥根命下照姬命予荅曰舊事紀不是故撰日本紀且古事記及日本紀無此說不可信也真昌曰舊事紀初撰之書日本紀已多取其文如嫌醜事去之史官之私也因種種逆惡之言多矣無幾真昌吐血死豈有所應乎予曰田心姬祕傳有之故不能別白之但大槩考之日本紀田心姬舊事紀田心姬同名耳非一人也大國主五世之後有同名可見舊事紀曰大己貴娶坐宗像與都宮神田心姬命次娶坐邊都宮高津姬神又曰邊津島姬命居海濱此皆守其社神也故為舉其社自有呼同名者

亦固有異名。田心取同名。高津不取同名。可見大己貴命者。素尊降出。雲成長。稻田姬。然後所生。至其娶妻。則經年久遠。假令田心姬果人體。此時已老婆矣。大己貴命極好色。不審能娶老婆生子乎。否。因極口譏。貶西土詩。春秋所載醜惡之事。真昌雖大怒。詞亦屈矣。不意忽爲故人。亦可哀。

御車八葉。以一大木爲八葉也。羽車無葉。

天德御記。皇都無之。近年自武家奏獻一本。

土津神體。吉田兼連卿鎮齋之。形代在江戶。邸大圓鏡也。形代不必限鏡。假以爲神體者此也。

上古皆祭人爲社。味鋤高彥根。命非善人。祭之爲高鴨社。園韓神祭無名。雉也。御靈八所祭。朝敵也。源大夫社亦凡人也。瀛夷子祭海人也。京高辻室町西號辨財天者。祭里女人也。見宇治拾遺如此。則祭人爲社古之俗也。然無德者自亡。或雖社存而神名亡。其幸存者亦少。天子亦然。

至天智天武爲社。中古以來歸佛寺耳。天智社在山科。天武社在伊勢。桑名。

木綿訓由布。穀皮也。或以音讀之。以今之綿花糸大組之。爲由布襪。甚誤也。木下氏曰。綿花。元朝來自西域。日本二百年來有之。重遠謂桓武天皇時始種棉花。蓋俗間稱布子。綿花古無之。今陸奧猶不作綿花。

日本斛二千五百萬石也。方一里耕出一萬石。河邑在其中。方五十里耕出二千五百萬石。邊鄙猶有餘地。則可爲三千萬石。戶者十分之一。乃三百萬戶。口者凡三千萬口。土地凡方二百五六十里也。按通鑑。西土戶五百萬戶。口五千萬口也。

多野備前守。御神樂舞家也。樂則笙。役也。予問備前守。以御神樂而不答。以家之祕也。安倍飛驒守。筆策上手。天王寺樂人東儀修理。笛之名人。皆學曆於予。予亦學笙於備前。仙洞御在位時。御游時節。密拜聞御爪音多。御神樂時。予烏帽子密參。內侍所前。和琴調及唱歌。每歲聞之。故時。

問之數子亦粗語其端。最初有阿知女作法。本歌曰於於於於。末歌曰於於於於。阿知女即鈿女也。於於笑聲成曲歌之。又歌物曰鳥波鳴奴。天布笠櫻麻呂我志加茂乃遠於之波之。幾多里伊天須禮奈留古奈須米泥。鳥波鳴奴天布夜向明也。笠櫻麻呂人姓名也。志加然也。茂乃遠於之波之物押立也。幾多里伊天須禮來為也。奈留古奈須末泥如引鳴子人聚來也。予雖東夷渡天河見雲上不亦奇乎。衛士庭火燎大薪以木枝為火筋出御松明在御先劍在左璽在右終夜神樂天晴衆俱見面皆明白伸手歌舞誠希有拜見至今不能忘也。

內侍所祭當今行之院不與焉。
 舜水右指爪三切二長左指皆不切此西土人之俗乎。
 自文武天皇朝廷日趨華靡保元天示戒元弘復大示戒。
 神體事五部書所記十而八得之其二非一禍宜不知之故彼書亦不備云垂加受之士津故卜部流而視吾傳也安家亦少不同但是一子相

傳而他不傳之予當春詣視吾靈社拍手再拜問守者此社下葬視吾骸乎荅曰然社方五尺上干木鏝木與予所傳皆不合其右二社一社額曰宇麻彥靈社操姬靈社一社為摠社予問之守者曰彥視吾壻茶屋宗古子也姬其妻視吾女也左有二社其一興彥靈社又石碑三尺許題曰友松氏興之祠并社與碑為友松勘十郎社其一稚彥靈社是今之惟足幼息也皆葬上立社以此觀之雖不至神道之奧有社號垂加之傳與視吾所為不同如此以何為正乎予聞之伊勢曰有勅許可有社號不然無社號自古稱地名耳曰伊勢神曰鴨神是也或稱其人姓名社亦先祖一社而附祭孫子枝葉百世大嘗會祭三千餘座只用兩社可見其人有功祭之或曰權五郎社或曰曾我社無他名也今稱社號果何故實耶法華僧贈人以日號諸價賣之豈不幾彼風乎。
社而附祭孫子枝葉此為風一即此社中或不同此說者勿用。

知和也諸社巫女所著白絹衣也懸帶懸錦帶也今絕故不詳是亦中古

華靡之風耳。

京家曰事代主命爲夷三郎見古書予頃日得其書見之以謂居邊鄙者皆爲夷事代主命爲夷主其文意如此未嘗爲夷三郎京家之說傳會耳。

夷子訓公通卿初爲不知頃日示曰惠美須也言其人之形可笑也予訓

日不得見也邊鄙人不得見雲上也古訓未詳重遠按。傳名曰。蝦夷人。類長似蝦。轉爲凡夷。故之稱。

上鴨垂加翁爲瓊瓊杵尊非是。

重遠曰土佐諸社之祭十歲至十二三歲童女二人潔齋七日祭日朝白粉明衣飾之神主附耳誦祓文騎馬前行名曰行事殿蓋神之形代也神輿游行之間或一日或半日行事殿睡眠不覺左右捧持僅得居鞍祭日氏人游人雜遯絡繹鐘鼓歌舞喧囂踊躍而睡眠不知祭畢歸社神主復附耳誦祓文然後居然醒覺是爲常例萬有一不睡則必有事故因去其濁穢神主再三祓除遣之往往復常都翁曰此式他國未聞

尤爲神妙藤森祭婦女騎馬而隨然是只爲給仕耳非形代也。

重遠曰當國乙女歌神歌其曲不類今之郢曲又一樣也不知他國如何曰此可爲古風於皇都未嘗聞之內侍所御神樂歌物宛似田間植苗歌同音各競歌者又御神樂雖有鈿女舞無茅纏稍舞筑前太宰府之祭乙女執稍舞蓋是古風也菅原信圓太宰府人也今爲江戶本庄宰府天神神主再興鋒舞使乙女舞之此合神代卷本章皇都日日風移不可禦古風遺邊鄙多此類也。

茅纏之稍舊事紀曰竹葉爲手草手持著鐸之矛古事記曰手草結天香山之小竹葉以此考之蓋以竹葉纏鋒柄也自親王填茅字諸傳謂茅潔白之義引易文可謂傳會也神道未聞用茅之事。

人見友元六十歲當年二月卒失辨倭字之證因頃問之木下平丞平丞亦答曰倭短人也異國慢我之稱我嘗以此自稱西土人每舉此絕倒我國用異方字不精文義而有此失決不可用也說與友元同予不以

此再三與垂加論辨。垂加草中用倭字。遺憾萬萬。松下亦用倭字。異國
人爲華人。異稱傳不堪看。

公方家御服紋五所也。衣服本無紋。衣服有紋。中古事也。故熨斗目無紋。
是亦近年著紋。

天子御服無紋。異方來貢物不服御。

和姬世記曰。垂仁天皇廿六年丁巳十月甲子。奉遷天照太神於度遇。五
十鈴河上。鎮座傳記亦如此。以長曆考之。是年十月無甲子。九月十七
日甲子也。至今內宮祭日也。月誤乎。豐受太神宮御鎮座本紀曰。雄略
天皇二十二年戊午秋九月望。從離宮遷幸山田原之新宮。奉鎮御船
代御樋代之內。以長曆考之。此月十六日庚申望也。至今外宮祭日也。
兩宮皆以始鎮座月日爲每年祭日。加之六月十二月月次之祭。爲三
節。祭二月十二日年祈。四月十四日神御服。是五度。古有勅使。今九月
一度也。

伊勢大神宮朝夕御饌供物。蒸飯水四盛。御鹽螺熨斗也。飯者三杵半精
酒者一夜酒。諸物皆蒸而無煮。用有爾村土師物。忌作進土器。御著以
檜作之。每日兩度奉供。高案之上。釜亦土釜。不用鐵釜。不用瓷器。無華
美之器。所以示萬世也。初外宮調御饌。持來供奉於正殿。御前。聖武天
皇神龜六年。有觸穢事。因於外宮。新建立御膳殿。於彼殿供進朝夕御
饌。此去內宮西一里半。詳見國史。

九月十七日。謂神嘗祭。十六日夜。謂由貴夜。

正月元日。一夜酒。餅長八寸許。廣二寸五分許。厚六七分。十二枚重。自神
戶供進。鹽年魚。海老等。御贄。御菓子。栗。柑子。橘。柿。供進。無定式。正月只
曳。左繩端出耳。里宿有松竹櫛之飾。

三祭禮。熨斗。螺干。年魚。干鯛。菓子等。於正殿心御柱前奉供。

四月十四日。神服祭。服部進和妙衣。麻績進荒妙衣。戰國以來衰微。今只
櫛祭耳。然參河遠江百姓。于今供進織絹。有志女工人。自諸國供進織

物。

宿禰訓曾古爾年與舊事紀五日詔近宿殿內因號足尼連訓群從群臣之義也。

祈禱事見于舊事紀三卷五卷七卷諸社神主等不知之反唱八卦修護摩祓六根可哀之甚。

御饌津神即外宮天御中主尊也內宮火外宮水水御饌津之略訓是外宮之傳也。

忘免也其神山乃葵草年波布連止毛二葉奈留蘭此詠鴨葵也公卿平生朝參之服衣冠也劍不自帶陪臣持之是時俗之刀也至殿上亦持參雖左右大臣置御殿無帶之諸家置其役所節會等束帶時太刀帶劍也上自攝家下至六七位皆帶劍太刀隨位隨老少飾各不同。

院參服狩衣也此時小刀帶劍也晴時至無官士著烏帽子素袍翰卷太刀手高捧之不身帶公方家紅葉山御社參時路次警固士頭稽地。

翰卷高捧之此古風之遺也。

剃鬚起乎大權現時是依久陳蟲生不潔令剃之也加藤清正有美鬚之名秀吉公像在東山高臺寺亦有長鬚月額之起當詳之。

當今御元服加冠一條殿理髮醍醐殿理髮者以鎌剪御髮之末是御年幼時也御即位寶算十三歲也他凡有办器不近玉體剃刀固不用御鬚女官以糸鑷之此泰福卿之言也。

牛王熊野札也傳言生土字也祇園札有圭字傳言此牛頭天王之象也七五三之饌有筋懸用土器二古案無緣如几故懸箸乎或為不徑置案乎。

三神三天也陰神右旋陽神左旋亦同。意哉遇可美少女焉此和歌之初也。

後西院傳古今於今之仙洞竟宴後西院御製守末須加比古曾和多乃底筒男海與利深幾道傳久連。

三神一神也。

乙女湯立引木花開邪姬火不能害及武內宿禰兄弟之誓不知然否。

乙女有神乙女有梓乙女梓乙女託死者口汚穢者也婚姻忌之神乙女無嫌云。

乙女無官位召名或有之。

神職有召名如其下司決不許之今遠鄙社家有下司無稽僭上之甚也。

重遺謂召名者無官而呼召名諸國家者多有之曰召人曰離殿曰和泉曰近江之類也下司不主安國而稱安守不主駿河國而稱駿河守或無官而稱中務少輔稱華人佐之類也。

禁裏口宣國名守助椽目許之至百官則預官之外決不被許之諸家位進而官不進者以此也。

一女三男之說垂加翁不取之然古來之傳也他氣化之類皆為諾尊之子者以開闢之祖神也俗言日本人皆諾尊之子孫非無由也。

小瑕之傳在安家。

舊事紀天太玉命天兒屋命指出其鏡奉示天照太神之時天照太神逾

思奇而聊細開警戶而窺之都翁曰奉示鏡之說日本紀不取之然細看之亦有意思

西土之風處士君召之固辭不仕者多又不合己心則仕士亦去國多孔孟之事可見於我邦決不可也不待君命去國者往往遣人誅之召之不仕者禍患及孫子此君為天之教也萬里小路殿諫君而出家出家雖非實情立身若人而隱居公之所不許也若熊谷西行等是也又有若平手中務者又一流也唐書曰日本人惡孟子蓋有所由也水戶中納言殿嘗甚惡孟子以其說啓不忠也予每舉此說於垂加翁不答亦不斥之只默然耳伊尹事孟子稱之孔子不一言及之蓋不取之也五就湯五就桀誠不可為法也君雖惡不去國我國之道也伯夷叔齊諸葛孔明皆合我神道矣日本書紀無隱士惟景行紀美濃國弟媛辭掖庭而舉姊八坂入媛此似隱士耳今之法旗本土有遁世者為不忠羈管之松平能登守殿酒井備後守殿皆出家然不赦之堀田上野介

殿去江戶上諫書未及問諫書之是非先正恚去江戶之罪羈管阿波此君天臣地之政也與異國之風決不同也公卿事君之心益又至矣自神代一日不變之君臣今雖式微事上之厚篤非地下之所知也貴國一國譜第之風蓋亦可想若予小家僕婢以一季變替殊無恩義之意然憑天下風正有以制之是亦我神國之餘光也

仲光爲君殺子幸壽丸爲美丈夫死忠各至矣忠孝之無窮爲如何哉

劉備流寓之時客舍主饗之殺妻設饌翌朝見舍後有人骨劉備問之主以實對備大賞之見三國志西土風俗薄惡於此可見荒歲有人相食之言予以此知之與我國風天地懸隔

磐戶前鈿女舞持小竹鳴之而舞後世代之以鈴

御神樂所用櫛爲御祈禱被下江戶

千座置戶伊勢有祕傳

古法手足爪一時不並切忌其似解除也社參清身去手甲而已

太諄辭卜部伊勢有祕傳然垂加翁信守皆不取其言佛語不足信也

祇園天竺精舍名感神院山城東山寺名七百年前京師疫氣流行時以

素尊神靈寄鎮感神院寺中因以祇園名之故祇園社之營作堂也非

社也重造謂或曰祇園社換造案於殿云

素莢鳴尊立化奇稻田姬爲湯津爪櫛而挿於御髻應神天皇十三年秋

九月天皇知大鷦鷯尊感髮長媛而欲配宴後宮之日始喚髮長姬因

以上坐於宴席時搗大鷦鷯尊以指髮長姬乃歌之於是大鷦鷯尊蒙

御歌便知得賜髮長姬而大悅之報歌伊勢物語曰比倍來志振分髮

毛肩過奴君奈良壽志天誰加舉邊幾此亦詠夫定上髮之事也源氏

物語有贈齋宮別櫛之事是亦定齋宮不令歸家之祝儀也又素莢鳴

尊於日神田挿籤是亦爲己田領之也

八重垣遺跡在出雲有三重垣自古不許人入其內掘尾帶刀殿以爲國

主強入之致狂疾云

口訣曰。始之八重垣。嘉文字清。下句嘉文字共濁。以准天地之清濁。公通卿曰。最後嘉一字濁。是歌道之傳也。

神道重八數者。四方加四隅。是物之成就也。垂加翁曰。國常立尊。為萬古永永之神。加之五行陰陽神。是天地人之成就也。

蛇。韓鋤之劍。諸家注曰。劍狀似韓鋤。鋒然。韓鋤異方之物。非神代之器。形亦不似劍。神武紀。稻飯命拔劍入海。化為鋤。持神古事記。和邇將返之時。解所佩之紐。小刀著其頸而返。故其和邇者。於今謂佐比持神也。以此考之。古者謂劍曰鋤。韓鋤亦劍之號耳。

隱岐國無醫俗稱說服藥死矣。忌醫尤甚。但古來有一種妙藥。百病皆服之。而愈。蓋神世之遺俗也。

口訣曰。天羽羽矢。作二羽矢。都翁曰。四羽也。今表指用之。三羽。中古以來作之。三羽發與中羽體不同。故射截敵器。用四羽。八郎射截。兄背前立。用四羽。云。今行幸時。大將中將少將。表指用羽羽矢。羽端不剪。只任本

有軍禱。以表指矢。納神殿多。見諸史。故實也。

口訣曰。弓長七尺五寸。曳則一丈五尺。三五之數也。神代矢長五尺。弓之三分一以為矩。都翁曰。此說非也。弓曰弓杖。是長量也。以鈔尺定之。豈故實哉。弓長人人不同。皆用長量也。矢今猶用長量。用四指量之。曰十一束。十二束及幾。布世可見。

口訣曰。軍箭入時。天鹿兒弓。天羽羽矢。咒三度。例也。都翁曰。此軍祈禱也。拾敵箭射返之。則我失利。東鑑和田戰可考。經島尊氏不射返本間之矢。自是也。神代口訣說非是。返矢可畏。又別說耳。

高皇產靈。尊取天稚彥矢。還投下之。是鳴弦之緣也。近世習合佛法。非是神祇官。在古內裏。古內裏在堀川。西二條。北源平。夜軍。平家自東攻者。入堀川門。可見。今之內裏。足利末年造營之神祇官八座。至近古。在二條。北秀吉公於皇都築城。請行幸之時。移入神殿於吉田。今在本社。北本在王宮。故無神主職。祭亦絕。每年九月十一日。伊勢例幣時。勅使於八

座前有行事。天下祈禱祭八神，以言代主之一言，天下治安也。八座祭絕本起於足利亂，然於今不再興者，八神之祭不合日神之慮歟。八幡祭乘物有名，知與津古者，字未詳，當作直輿歟。是只有床耳，無上飾，蓋古之乘輿也。鳳蓋習合西土之器也。今俗稱矜高者，謂乘直輿，蓋古語也。

以金鎮壓物之動者，謂之倭文。

日向宮崎有十社，明神社前有池，不蒔而稻生，收此而十月廿五日祭之。前期有鷓鴣數千飛來，以羽浸川洗社，每歲為常，有馬殿實談也。垂加翁曰：閒訓，殼也。天也。

神代卷曰：天照大神，今神宮人曰天照皇太神。大太固可通皇字，自人皇以後所奉號，以此為神代號，恐非是。蓋中古不通文字，人所為歟。四皇字

沙汰文，阿宮等字，疑字，疑矣，恐不免誤者之辨也。

天神投矢，天稚彥便死，以賴政射殺妖鳥，射家為未盡者，以此說也。

山上憶良於新羅詠天避夷，全勝乎今，儒者羨異國矣。

留忍穗耳尊降瓊瓊杵尊，諸說紛紛，但今不可考。卜部說曰：忍穗耳尊性

隱約，是亦垂加不取焉。以日神治世三十萬歲之說，觀之，忍穗耳尊此時已老乎。兼其公環舉，軒皆合此說。出雲路曰：瓊瓊杵尊，此時當五六歲乎。此亦不是。

以三十萬歲之說，觀之，瓊瓊杵尊雖年少，猶可及一二十歲乎。

三十二神，日本紀不載。凡日本紀簡要得體，固無論也。不似舊事紀之冗雜。

口訣以五部神配五行，非是。近時諸社根源記三卷印行，以諸神配五行五星，垂加不取焉。

以天為天，以地為地，日月終不隕地，以此為恒於萬國無類也。此依日神之掟正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我國之道也。四時變化，西土之道也。天鈿女命隨猿田彥神所乞，遂以侍送女御，御入內之時，有先御車乘者。

此則鈿女命之故實也。俗亦作人形夫婦前導新婦輿亦古之遺法也。小笠原家一女居京都。有婚姻。則下向為前立役。今猶有此法。

公通卿及出雲路作三猿拜之。為猿田彥之神像。恐非禮也。何以猿田彥為禽獸耶。雖合混沌之義。吾無取焉。

加持佛家祕傳也。卜部學之習合神道。非神道本有加持也。

高千穗散千穗之故事。則使各主安堵本領也。四海賴以平均。今祈禱有散米之法。取此佳例也。秀吉公伐九州。無他計畧。只各國揭高札。使舊主各住本領。賴此筑紫一時平均。島津束手納款。正得皇孫散穗之遺意矣。

三種在日向。君及大臣知之。十種在大和。忍穗耳尊饒速日命傳之。他不知之。今惟傳在伊勢者。蓋猿田彥命傳來之歟。

鈞鈞訓。知者津利。反知波利。反比知比。反知也。鍛冶訓。加持堅物之言也。順曰鍛冶之音誤。涉假治者誤也。

上野門主亦坐八重疊席。辱訓初也。凡物初則辱也。

古歌云。目爾波見天。手爾波執。禮奴空津彥。心乃中乃鏡遠。曾見留。

狛犬。隼人。故事也。今在紫殿。引新羅故事。非是。

海驢石。見出雲多。其皮甚溫。隱岐士人以鐵砲擊之。

千木堅木。尋常社不能用。古事記雄略紀可考。今五攝家宅內有先祖社。皆有千木堅木。大臣以上可用歟。然菅家雖大臣。北野社不用之。蓋閤閣卑而有料酌歟。或天子之外不可用歟。油小路殿宅亦有祖先社。不可用千木堅木。是可謂合禮也。視吾社上干木堅木。豈不考于此歟。

上鴨鎮座。或曰瓊瓊杵尊。梅辻不是之。又曰饒速日命。此決不是也。

木下氏博學固然。格致之功。恐無足觀焉。木下氏曰。倭人自堯時已朝貢。見山海經。予曰。山海經文。注者固當曰日本。然既曰北倭南屬。燕則非日本。可見燕與日本風馬牛尚不足比也。木下又曰。黑齒國。君子國。

扶桑國。皆日本也。予曰。染齒。我國中古之事也。上古無之。木下曰。他曾無染齒。國又無名。倭國。予雖湖葦之老。木下又益耄矣。故予不及爭而止。今太平之餘。來貢之國多矣。近來因錄其各國之俗。有號華夷通商考。書刊行。予考之。應天府下有和州。東京。踰趾。男女皆染齒。木下豈不之考歟。史記漢書及我國史。不取山海經之妄說。山海經後世之偽作歟。或兩國史眼目明歟。木下氏雖博學。其無識見於此可見。經謂山海經不可信。于書也。朱子說詳矣。

警紙血于熊野。札大非禮也。熊野神主甚厭之。而世人不聽。竟成風俗。哀哉。

益祭神道無之。今流俗盛行之。魂祭三日之間。公卿無朝參。父母具存之公卿。結番禁裡耳。國風忌魂祭。如此。而諸家不察。可哀哉。軍遠謂家祭。先我獨察。然職。人情有所不忍。焉。當更詳之。

五部書稱天平。益是古無陶器。無鐵釜。以平益供飲食用也。今伊勢御饌

之法。悉如往古。而不改。至人皇人器漸備。而天物漸薄。譬如自鳴鐘。雖黃帝漏刻。不逮焉。然則器之精。世之季也已。小瑕物之自然也。故曰其瑕於今猶存。

御城千枚吹金。形如法馬。有小瑕。長一尺餘。廣就廣處八寸許。高五寸許。上下葵御紋。側刻斤兩。銘曰。行軍守城。用勿用。世常費銀倍之云。

鳥居伊勢常陸。爲是。是。上古之門也。鳥留于門。故號鳥居。又曰不葺御門。長一丈三尺。高九尺。諸社或石或銅。或赤塗。皆非是。又形不與伊勢同。而曰上。一天也。次一地也。受額木人也。兩柱表陰陽二神。是亦傳會耳。鴨吉田鳥居。尙不合古法。他可知也。

石帶用石十三。方二寸許。厚三四分。中有紐穴。石白。而有五色紋。爲最上。無紋爲下。土佐桂濱石。都翁極賞之。

武家石帶用角。不知故實也。合千木法。如合衣襟。千木椽端也。非草葺。無千木。禁裏及鴨八幡。皆無千

木非草葺也。

束帶冠袍下袴高括。大凡石疊文也。襪裾。大臣五閒許。納言三閒許。四位五位二閒許。諸大夫裾白袍赤冬裾練白夏裾紗赤色浮文。手持笏。自里亭步行。御後一二閒許。宿老侍以弓掛裾而行。納言以下插石帶至禁庭引之也。迴施處步行有術。其裾不戾云。

衣冠冠袍凡同。下袴指貫似俗袴。大臣金色。納言薄紫。地文藤丸。殿上人薄淺葱。無文。六位綠色。亦無文。無襪赤足。手持末廣扇。盛訓舍降。日中則戾之意乎。

權現者天心凝乎人。假人形以現之義。是習合之名也。

神號贈號。上古無之。伊勢鴨春日。皆地名也。高良月讀。皆人名也。撰佳名以爲神號。出乎中古也。

視吾嘗謂垂加及予曰。得神道奧祕之人。爲靈社。以今視之。此說詐也。與彥持彥此等社號可見。

鵜飼眞昌舉泰否二卦。盛稱湯武。予曰。其爲否卦時。我國日月不墜。地主君不易。是大神之教也。眞昌報默。

忌部神體有三法。或用神留乎高天原之義。或用萬物出於土歸於土之義。或用天磐戶之式。是皆有故實。但神留乎高天原之法。有職家不是之。故都翁不取焉。取其他二義也。正體箱見上。

垂加神體銅器載。小神輿中取萬物出於土歸於土之義。銅器諸製可謂具矣。都翁只不取神輿耳。此傳出於視吾。其源出於神海云。

內侍所之製。凡人豈可口筆哉。伊勢內外御正體。樋代船代。見于五部書備于儀式帳。是可考也。亦非他人可口筆之事也。

神體瓊矛拾遺備矣。

重遠曰。聞諸尾張姓草薙船代傳云。石蓋櫂檣也。甚高甚重。自古不開之。舊事紀天神御祖詔授天璽瑞寶十種。此天神御祖即天照大神也。

十種神寶固教之詳細也。然授瓊瓊杵，尊只以三種，是聰明不聰明之辨也。我國以教寡，言道少，說為要，於此可見之。舍人親王捨十種而不取焉，其旨深矣。

十種神寶近世有圖甚矣，吾道之衰也。

不葺門本名也。鳥居名起於中古歟。

外宮今有不葺門，然不見儀式帳。

諸社或以干木為堅木，堅木為干木，干木棟，端各一箇，堅木內宮十本，外

宮九本。建道明儀式帳曰：棟風四枚。

菅原道真生時左大臣贈官太政大臣，是葬當用大臣固也。今其子孫五條高辻皆四位五位，殿上人也。晚年三位至，納言為先途，是祭聖廟，當用公乎。抑用大夫乎。大臣則用三方，殿上人用平折敷，其禮懸隔攝家。晚年左右大臣關白而薨，其子四位中將少將也。祭父用公乎。抑用大夫乎。秀吉為關白，其父傳云筑阿彌是祭父，以公乎。抑以庶人乎。松木

殿家卑代為三位，今為當今外戚任內大臣。此蓋止一世也。其子孫祭之用，公乎。抑用卿乎。中庸之法合人情乎。否。

舊事紀伊豫國謂愛止比賣讚岐國謂飯依比古之類。此蓋太古領其地，人乎。不可考。神明帳伊豫國伊豫郡伊豫神社，豈非愛止比賣乎。讚岐國鶉足郡飯神社，豈非飯依比古乎。舊事紀固可疑。而太古事展轉移，換不可考耳。以上四子所問。

泰山集十七

泰山集十八

雜著

甲乙錄四

稻苗曰毛。故五谷神曰豐受受即毛也。

舊事紀曰。如今世人所忌。先於婦死。夫避葬處。蓋緣斯歟。此謂婦先於夫而死也。古昔文法未精。而如此。

又曰。出雲國伊賦夜坂。出雲郡宇賀窟。號黃泉坂。黃泉穴。見風土記。蓋此歟。

四座猿樂。自古不蹈禁庭。禁庭御能。皆四座外白人役之也。

俗猿樂。謂七乞食。西三條殿曰舊文。無其證。土御門殿曰四座不蹈禁庭者。下賤者請之。行勸進能。作業卑也。

操亦於禁庭被行。操人賜受領時。謝於禁庭。不與四座同。

翁式三番。神道傳來二千歲來。於神前行之。於禁庭亦行之。佳例也。

太和舞上古專行之。上下歌舞。見神武紀。太和舞今亡。於伊勢纒遺三節。祭荒木田氏勤之。

內侍所御神樂亦中古粗有增減。伶人左唐樂右高麗樂。

管絃誠堪聽。然聲音呂而有悲音。舞亦雖曰有聖作。經數千載。有差乎。抑不合土地乎。今觀之。終不和。

神樂和琴木木合。合歌聲律。而有賀音。但天子樂不能私用。古錄倉鶴岡用之。今南山八幡二月初卯夜。源家役之。巫亦舞。他曾不得用之。

日本舞絕。今樣作。今樣絕。能作。能作。三百年。是如古之日本舞。

樂箏琵琶笛笙等音。少有甲乙不和。諸音真中則和。西土之政。有少差。則亂之應乎。能音律也。雖物音皆別。以拍子合之。自和。我國之政。所爲各不同。而以全體歸一之。之應乎。

樂之太鼓。調子雖各異。鼓同。只用拍子耳。殘樂則各顯妙絕。處笙中妙絕。

則笛息。笛入妙絕。則笙休之類。各呈其一種之妙。能則小鼓手。太鼓不擊之。太鼓手。小鼓不擊之。雖各極其藝。不別呈之。全體合一耳。此亦可見國風也。

天照大神與素盞鳴尊共隔天安河而相對。乃立誓約。此雖一書。隔天安河相對之謂。可謂稱於事情也。

舊事紀。鐵鐸今之鈴也。天御量神尺也。神尺。伊勢有其傳云。他不知之。手置帆負神。彥狹知神。工匠之初也。

弓長七尺五寸。小笠原家之祕也。

舊事紀。太玉命曰。吾之所持寶鏡。明麗恰如汝命。乞開戶而御覽焉。此記錄比日本紀尤勝。下文指出其鏡奉示之時。大神逾思奇而聊細開磐戶而窺之。手力雄神引啓其扉。遷座新殿。記得益實矣。

舊事紀。吉備兒島。小豆島。大島。姬島。次第如此。大島恐非伊豆。蓋源氏物語所謂大島歟。近古朝鮮征伐渡海。兵必經大島。在肥前海北者是也。

勅物部十市根大連檢校出雲國神財今出雲國造下有檢校職蓋上古之遺也。

狻田彥神坐阿邪河阿邪河蓋攝津國淺香浦乎。

紐小刀俗云阿伊久知也女子帶之見人皇紀近世台德院有近侍老女亦帶紐小刀云。

隱樹陰者陽也吉也隱箱內者陰也凶也賴朝與大塔宮之事可見籠城陰也楠氏數世保于千劍城竟不開運爲此也。

有尾而披磐石而出者吉野國巢部始祖也上古累磐石爲屋丹波近江諸國多之薩摩日向亦然皆人家也。

男軍強兵女軍步卒焠炭伏兵。

咒詛訓加自留咀嚼之義歟。

五十年前祇園會饗應盛麪用桐葉今用南京大器風移如此。

長髓彥守迷圖不變所不免誅也宇摩志麻治命知尊正統速歸順所以

爲忠貞也意者長髓彥非不知日向之爲正統而欲私於所輔以立之是其所招滅亡也。

饒速日尊宇摩志麻治命是中國二代也瓊瓊杵尊彥火火出見尊鷦鷯草葺不合尊神武天皇是日向四代也代數不同豈饒速日宇摩志麻治之閒猶有一兩代而有同名乎古今子孫名與父祖名同而誤世數多矣。

釋日本紀曰建角身命生玉依日子可茂縣主玉依日賣神是也下鴨下社號

河合是祭玉依姬也世皆爲海神女非是是亦依同名而誤也。

魂留產靈生產靈足產靈皆分祭高皇產靈之化也御祈玉即祈禱之心也非器也。

蛇比禮蜂比禮固也品物比禮尤不可忽焉。

信守訂正舊事紀御正安殿改作御安正殿非也正安殿即舊名也後光明院元日夢爲龍登天下曰崩御其年當仙洞降誕因養爲子。

仲哀天皇崩年五十二。如此日本武尊薨後。經數十年生也。無此理不可考。

馬子弒崇峻天皇。其自撰舊事紀。直筆不隱。蓋既戶筆。而馬子老衰。不能自恣乎。

推古紀所引孝經。今祕在人見元沂家。素賀國造素賀相模國曾我也。

道口岐開國造道口。古本作道江。今秋田東有六江。或是乎。或謂道口道後。諸國猶有之。當更考。

諾冊兩社無勅使。雖是為先祖。君臣未分故也。伊勢鴨皆有勅使。以皇女代御手祭之。他無類是神代。帝皇也。忍穗耳尊社在宇治郡。亦無勅使。雖是正統。未即位。終於太子也。石清水有勅使。固也。春日四社雖人臣。而國初大臣有功乎天下。故有勅使。此皆禮之大者也。

五條高辻雖四位五位時。祭天滿天神。用大臣禮也。清康卿廣忠卿贈大

納言御當家於參河祭之。用卿禮。不敢用大臣禮也。松木殿雖內大臣。祭先祖。用殿上人禮也。此通法也。若淡路廢帝。贈父為天皇。非禮。故祚不永矣。

西土法。祭用生者之爵。則或先祖。天子為臣下。或先祖。庶人為天子。冥冥中君臣上下。冠履倒置。不知中庸諸儒。說論及之否。以人事言之。饗客豈得從己之爵乎。

小出備前守殿學於垂加翁。備守子大和守殿早世。其養子播磨守殿近年卒。其子久千代殿。去年三歲夭。出石無城主。

當春御入內。從關東為其用脚。金五千兩被進。上有栖川殿。雖是儉約。御車也。諸大名婚禮。用數萬金。蒔繪。乘物。雖極豐華。比御車鄙野之物也。神代卷講談初會。遙拜藤森而已。竟宴空位。祭舍人親王。三方土器供御。

酒熨斗洗米。拍手兩段再拜。有歌會而退。丹塗矢忽來。夫也。丹著心清。猶言真夫也。

垂仁紀沙本毗賣命與兄共死玉緒絕之言出乎此錄者言豔可愛看橘姬入海是蓋古之祈法世傳人柱亦此類以人命招感之道也後世人情漸薄不聞有此法

宮簀姬衣裳著月經此凶兆也

日本武尊以寶劍置于宮簀姬許此息也誠異乎八雲神詠矣

日本武尊臨終詠曰袁登賣能登許能辨爾和賀游岐斯都流岐能多知曾能多知波夜此其心未嘗頃刻忘寶劍也惜哉

琴五絃加文武二絃爲七絃箏十三絃瑟二十五絃黃帝時爲五十絃以上爲唐琴我琴六絃出乎兒屋命矣

種姓猥雜者共結婚家必亡矣所謂馬婚犬婚之類也

幣帛訓御手倉乎

真木灰米謂宇知末幾灰如灰散也瓠箬比羅傳皆孟碗等則謂備糧糗也大海即太和姬世紀所謂潮大濊也御船波瀾倣此

屯倉御屋毛也毛即食也積稻在各鄉之廩備旱荒也延喜式主計主稅

二寮可考

脇楯起乎神功皇后

皇后釣於松浦征伐之前占定也四月上旬釣祭于今行矣

香坂王謀逆爲怒猪所噉天罪可畏哉

建振熊命頂髮中納設弦此故實也今或納胃內又弦卷卷絃三綸諸家各有傳

武內宿禰酒樂之歌是式三番三之起也故能大夫每世於吉田傳受之獨今春自廐戶皇子傳來自行之不傳人也

仁德天皇仁政申於人皇但色惑甚矣前後此過不可掩惜哉

宇治皇子學於王仁其讓國也殺大山守命也行事大類於西土人才可謂大賢矣然不傳海神二種之瓊惜哉

出石八前大神出石一宮也故備守曰八種寶今一不傳蓋亦如十種神

寶也。

古事記仁德紀載，天皇行幸吉備國事，與日本紀應神天皇行幸吉備國事甚相類，古事記恐誤也。

木下肥後守領知備中國葦守，是應神行幸地也。今作足守肥守，因號蔡丘構茶室，使諸儒賦蔡花守本詩，都翁乃詠行幸跡及吉備公事，與多士不同也。

仕丁謂步行給仕，下賤人，今以音呼，重遠謂與保呂即臘訓，土佐民庶謂兩脚猶有此稱也。

足引山山行引足，一說也。國初葦原時，引除葦而作家，其葦積如山，一說也。

大前小前宿禰於輕太子是也。都夫良意富美於日弱王，非是也。

安康帝殺大日下王，立其嫡妻爲皇后，內亂可悲。應神仁德以來，政盛禮備，然質朴敦厚之風，愧古爲不少焉。

引田部，赤猪子貞操至矣。

顯宗天皇徵時歌儂，顯履中天皇，故諡云然。

與鮪臣爭妻，爲武烈，古事記以爲顯宗事，誤矣。

自古以仁德菟道皇子爲聖，然皆玉有瑕，人皇以來，神武孝安崇神垂仁顯宗仁賢六帝，可謂聖帝也。

二月廿五日，皇都御入內，告到武江。廿九日，諸大小名爲賀儀，登城。女御之乘輿，今國主息女之乘物，十分一之價，平黑塗也。雖費輕，是御車也。女御之作法不可略，武家之所不及也。

延喜式，諸祭禮盛極矣。故今不行，宜復太古質約，此我國之道也。

劉安聞是同宗，豫州牧至，遍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夜宿，至曉辭去。後院取馬，見殺其妻于厨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見在，不可遠行。玄德謝了，後曹操賞之，以百金賜安。右見

三國志與醢子路肉同。吁。國風可畏如此夫。

攝家之宅有上段。備行幸也。故四足門亦有之。其他公卿家。設上段為待。勅使也。今大名。家上段為待。上使也。以外上段為奉懸。勅筆。或為神祭耳。

公通卿曰。靈社號。凡人皆可號。靈魂也。社家也。誰不可名之哉。此說與年來所聞大異。

伊勢說曰。社號自古以地名或人名。勅許賜號之外。不可有撰號也。此說分明。可以為斷案矣。

卜部今隨人之請許社號。所謂興彥靈社。持彥靈社。可見此大可駭。

安家曰。靈社號。勅許或公卿可有之。中人以下。決不可有之。此說亦是也。內宮階十一級。大內階九級。江城階五級。神武帝行宮一柱。騰宮。

日神。我國本根也。

引垂仁紀。指日神之葬處。此說甚誤矣。又出雲國造說。出雲日御崎。日神

之陵也。公通卿曰。此說非是。日御崎。只永日入方耳。

公通卿作無窮紀。以神武天皇為第六代。人皆不為是。亂舍人親王。成書也。凡六國史。勅選也。孰敢加手哉。

渾沌敬也。三猿為物之首也。猿田彥為道之先也。渾沌敬。猿田彥。為道之先也。矣。然恐習合傳會耳。

十月十五日。有日待之祭。是佛說也。今神家亦用之。可謂習合也。保侶袋也。

近世使畫工圖唐鳥。圖成鳥乃死。以此觀之。圖人亦當有思慮也。畫工。唐鳥。圖成。鳥乃死。以此觀之。圖人亦當有思慮也。川文。第。有。

圖人。人乃死。之事。當考。

上段中段下段。各高差一尺許。下段外有緣。緣外有落緣。有車寄。有階。上段或四間四面。或五間四面。或三間四面。有棚。有床。有書院。床有納戶。構。上段前御簾三間。兩方垂下。高卷中一間。中座重疊。席布褥。親王大。臣之外。不居上段。伏見殿。准春宮。故布褥。左右大臣。無褥。攝家親王。造殿。如此法也。

上段給仕坐而執事古禮如此今禮不然立而執事也

先年內裏炎上俄行幸東山路遠故欲休鳳輦而鳳輦不可置地急催人家令出疊席武家有意令出人家床上疊席集布五六疊以居鳳輦以此觀之人家亦不可無床也

炎上之後內侍所亦暫奉置床上

御車上段一疊前二疊下段也深草行幸昭宣公以上達部同車平大臣花見車令同車游女是有下段也

橘三喜許人以命號此亦似靈社號可駭笑

惟足或號視吾堂堂字不忌三喜為僧體髮長不忌一子以神道自負而所為如此亦奇異僻物之類也

先年賀御即位上使保科肥守訪攝家皆稱他出不遇當官關白一條殿下對面主人立烏帽子狩衣坐上段肥守下段拜謁而退歸武城謂都翁曰關白者於宇邊伊奈留茂乃今年賀御入內上使本多中務少輔

謁當關白近衛殿下亦如右禮歸武江云云亦如肥守云又先年八條殿為加賀肥前守之婿肥守訪婿家主人親王乃坐上段肥守以中納言在下段今御三家皆納言若都翁拜謁或賜食亦皆自坐下段未嘗居上段蓋上段親王大臣之外不可居也勅使於上段傳勅命大刀折紙主人拜了被置床上畢勅使乃坐中段其身納言也今儒者或於上段講書令門人坐下段何其僭之甚

潮兆民之象也

有物則有守無物則無守

靈字之證尾張國中島郡尾張大國靈神社大御靈神社以名為社號之證山城國宇治郡天穗日命神社綴喜郡月讀神社大和國葛上郡八重事代主命神社大穴持神社山邊郡大國魂神社攝津國菟原郡大國主西神社上野國佐位郡大國神社對馬國上懸郡島大國魂神社以地名為社號之證山城國宇治郡宇治神社山科神社相樂郡相樂

神社。河內國志紀郡志貴縣主神社。下總國香取郡香取神宮常陸國鹿島郡鹿島神宮。以姓為社號之證。山城國乙訓郡石井神社。愛宕郡太田神社。岡本神社。淡海國田村大明神。攝津國住吉郡中臣神社。豐島郡細川神社。伊勢國多氣郡畠田神社。服部神社。以俗名為社號之證。大和國宇陀郡八咫鳥神社。神御子美牟須比命神社。以上皆上古之風。伊勢鴨之說合于此。賜號則出于中古。藤森崇道盡敬天皇北野天滿宮。千劍南木神社是也。又有土俗自然祭者。富士麓兒社弟社是也。當世卜部許靈社號。號何靈社某靈社者。不知幾千百。不知合之式乎否。吁。

橘三喜出於松浦豐守家。其師曰摠社宮內駿河淺間神主也。宮內為吉田門人所傳。皆祈禱行事耳。

伊勢神主束帶上加明衣白練絹也。

去年仙洞居喪不練絹如明衣服之。臣下服灰色。

橘三喜出天下和順靈符。

日所作不嫌淨不淨之說非也。

仙洞御在位病風咳不御行水。每朝御拜勅白川家為代御手。天子每朝有四方拜於內侍所遙拜所行之。吳佩御穢以行水除之耳。

淡路廢帝贈父以皇帝。又改官名悉用西土官名。神不受。遂退帝位。近失乃考之傳。遠學西土之教。其不保終宜哉。

藤森相殿早良親王。桓武天皇天應元年為太子。延曆四年有故流淡路途中絕食薨。後諡崇道天皇。天應年中流聞異賊來。乃以早良親王為將軍。五月五日出軍。今端午旌旗刀劍以之。為緣藤森祭有競馬。又以棒貫鬼首。此為異賊首皆為早良親王故事。此親王崇敬藤森深矣。故為相殿云。

御靈八所。吉備大臣崇道天皇。光仁皇子。早良親王。伊豫親王。之勅有謀叛志。事覺。吞藥而薨。成

藤原夫人。伊豫親王母。藤原廣子。藤原氏。天平十一年。謀叛。誅死。 藤原大夫。藤原氏。天平十一年。謀叛。誅死。 橘大夫。但馬守。清和天皇。九年。謀叛。誅死。 文大

夫文選宮田慶承和十年陳類流伊豆火雷天神也。上御靈亦同。世世逆臣以怨靈之崇祠之也。以吉備公雜于其中者是有說。不偏祭逆臣附祭忠臣當有深意也。火雷天神一社祕傳神主不他傳云。

業平為神代一事傳之人。景行天皇時東海東山始開神世伊勢美濃以來似無人居八洲起元所

謂大洲蓋肥前大島也。重遠謂國初時日本國雖以日神德化服從而僻處未浴皇化故壤有不知之。後世土地廣大所謂極者反為方城之中故人有不察耳。按田產指伊勢日向之鏡蓋恐出乎此也。附。

龜卜鹿卜火占也。流葉水占也。木綿付鳥卜人占也。太占天心也。

垂加翁妙達於易自言吾得太占之傳易乃明矣。

垂加翁曰日本國開之次第南海西海北陸次中國畿內也東海東山人皇以後開也都翁見關東土輕無石開而未久乎。定家卿定歌仙為三十六數取于神代歌。

神道自凝島之道也。

每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禁門皆開許衆庶縱觀燈籠東奧西肥巡禮者多入禁門乃伏入內侍所紫宸殿床下剔取饅頭形之聖無數警固士不勝制止告之奉行奉行使人問之遠人曰巡禮懷此聖療瘴疾除邪氣因以為護符奉行聞之曰今王威微蝕而遠人尚知尊之其入人之深豈不感心乎。聖每年改塗之何傷邪。從今以後勿制止之。

天之五行水火木金土人之五行木火土金水故以諸冊二神為木德左稚產靈中倉稻魂右保食神秋月一日以新谷魚鳥祭之可也。每日豆閒置飲食祭之西土天竺之法也。

稻荷祭御出三月末午日祭日四月卯日有三則用中卯二月初午和銅年中自山上鎮坐于麓之日也。緣起作十一日以長曆考之二月七日午日也。誤七為十一秦氏從之秋祭九月進新谷及瓜等然後社士亦食之。近年後水尾帝勅秋初令先進新物而社士食新物稻荷等從之。

惟賀茂謹守舊儀耳。

稻荷視吾傳為衣食住之三。近年秦氏為拜賜御朱印。下向江戶始傳堀田五郎左衛門是視吾弟子也。今視吾門下可粗知之也。

視吾講神代卷身有服亦講。但不傳祕也。聽衆有服者隔架而坐耳。

四神相應之地。今之京城正是也。北高山南開明。東有長流。西有平野。南為前。神代以日向為日高國。是東海直向於日出方之地也。景行御宇武內宿禰曰。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是今之關東。亦地向東南向於日出方之地也。伊勢國亦然。若宅地亦有此意。門戶東南為吉。地形北高。吉也。中高山。上此為無主之地。干劍白旗摩耶皆是也。姬路亦然。故本丸西丸城主不居。城主每居三丸。丸龜亦然。故城主住山下。人家井與竈不同處。水火相克也。井與灶不可相向。厠口不可向物。日若宮闕之可也。宅地有控帶。東南開明。西北及東北鬱然。為是其其他一草一樹皆有古傳。煩碎不可論也。

一生不可失渾沌之心也。

弓之太占在乎鳴弦。

國號引垂仁紀。非是。

造化神不可不祀也。主乎一國者。尤不可無此祭也。古者風雨山川祈年祭為此也。

天照大神。尚且設別殿。有新嘗祭。人不可不祭。稻荷也。

級長戶邊。命倉稻魂。命以下種種造化神。皆諸尊所敬祭也。

伊勢始水用水也。後湯用火也。賀茂水。大嘗會。天子祓除鴨川。齋宮祓于桂川。齋院禊于鴨川。皆水也。此梅辻之言也。吉田湯。合陰陽也。是三流

祓除之異也。

八十枉津日。神直日。大直日。祓除時舉誦。此神號。今配九宮。恐非是。

鎌倉基氏。惜新田裔孫。不殫盡之。今基氏之裔喜連川殿。公稱古河。年始一度登城於上段。御禮即日賜暇。其禮比大臣。此昔日之報也。

二鏡荒魂其大日本國乎。

下鴨二社。一社馨余彥尊。一社自古御裝束。上納女服。則五十鈴姬歟。上鴨世稱雷神。亦引男女之事。不聞其的說。世有稱中鴨衆社。中有葺不合尊乎。凡高乎天下大社。伊勢與鴨耳。

月夜見尊像馬乘男。見五部書。大誤也。繪象木象。皆中古事也。何人清清宮中。插入異方木像耶。

仁訓。宇津久之美。宇津有誠訓。

七夕土津傳也。蓋視吾傳之也。

今大名之元服。不拘前髮之有無也。

弱年之冠。用透額也。

卜部八箇大事。高天原神留坐。天津祝詞。可吞。此爲三箇。祓清。左男鹿。八耳。加之。爲五箇。國中荒振神。天津宮事。瀨織津姬。加之。爲八箇也。口訣以諾尊爲明星。此說是也。

陽神無葬。傳指示諾尊日神之葬處。可謂無稽也。

溫明殿在紫宸殿正東。常御殿之辰巳也。或曰內侍所在。常御殿正東若

寅方。可也。今在溫明殿。亦朝家之衰也。

宇佐社。下照姬也。是卜部家傳也。

神代卷。神衣衣服也。以大神自織。尊稱曰神衣耳。非獻神之服也。

八咫皆光明也。

御神樂燎火。溫明殿前只一處也。釋日本紀。八處之說。恐不是也。

我國自古無剗刑之刑。

以中枝之玉爲太玉。命之神體。納之圓筥。內宮亦有之云。所嬰玉體之瓊爲神璽。在皇居矣。

禮文盛而朝廷衰。

武家今盛而官名不備。是反近乎古也。國亦瓊也。

出雲國造無服忌謂天穗日命之靈直凝乎吾其間數世皆器古而新之耳此傳限於大社他決不可用也諸社或服中給仕祭事大非禮也出雲大社之火自穗日命不絕也

神體管忌部圓或八角下部內銅或木八角外辛櫃也或用一重也油單用大和錦士庶只用練絹耳

視吾用二尺許神輿盛神體恐新製也

用土卜忌傳來也蓋士庶之禮乎伊勢神體鏡劍玉石皆有物吾從伊勢之說耳

白絹博一寸許十字纏之此謂御加良美吉田殿行事也

今卜部家幣或札賜之人家爲神體是至草草禮也

殿中有上段中段下段他雖御三家有上段下段耳御成之殿亦然

異國亦有巴紋或謂此當更考武備志武

太刀折紙年頭武家獻上禁裏禁裏被下武家折紙用一枚豎目錄用二

枚皆從兩數也今小笠原家用折紙二枚豎目錄一枚可謂誤也

素戔鳴尊居熊成峰而遂入於根國者矣土津嘗以此入思慮三年然後

視吾許之云

大國主神已朝天安河將歸乃留己心魂於三諸山歸焉

生前祭心魂日神令祭杵築是爲始

視吾每日神籬磐境傳授之人許靈社號生前祭吾魂始予信之後汎觀之視吾許靈社號之人不知幾人而其間多不知不學之人予因扣之

京家京家一轉其說曰靈社猶言魂家也人皆可以名之也夫靈社號固可疑而施之凡愚無賴輩尤爲無謂也噫神道之衰一至此夫

葬法皇都儒葬多矣江戶決不許也林大學頭下屋敷有葬所吉川惟足宅地有葬所此等各少伸其志耳蓋有采地人可也其他不得不從時俗也

會津儒葬多矣未聞神道之葬法也伊勢鴨有遺法不尋問之可惜也

上古無石板。置尸地上。上下四方。以石築埋。以土掩之。此經晁之傳也。

小野毛人。墓入金札。今士庶之墓。濃石刻姓名入之。亦似無害。

鹿島神寶有驛路鈴大似茶碗。是勅許物也。如今之宣旨御朱印云。

一言主。蓋大國主之一名。

或曰。內圓鏡。非也。今世作丸鏡。尤非也。

猿田彥。命內宮不作社。社取與其神德相稱也。猿田彥。命極異相。無可造。

社之本子也。

躬被誓之詞也。

箕盛實之器。實訓與身同。

今重疊席上敷褥。謂之八重疊席。

鯛常奉供。瀛津鯛不奉供。今天上如此。

神代有祝言。有詛言。是誠實。古風感應不爽也。今入山。柚人。泛海。船師。皆

有此風。蓋亦古風也。

天智天皇。御製加於神樂。日出。祕曲。稱朝倉之歌。

明王不棄人。鑿之作車曲者。短者皆有用。

詠神代。卷竟。宴和歌源。春海加之古之奈。比止乃國與利。津多波良亭。神

代乃末末乃。玉矛乃道。

秦山集十八終

秦山集十九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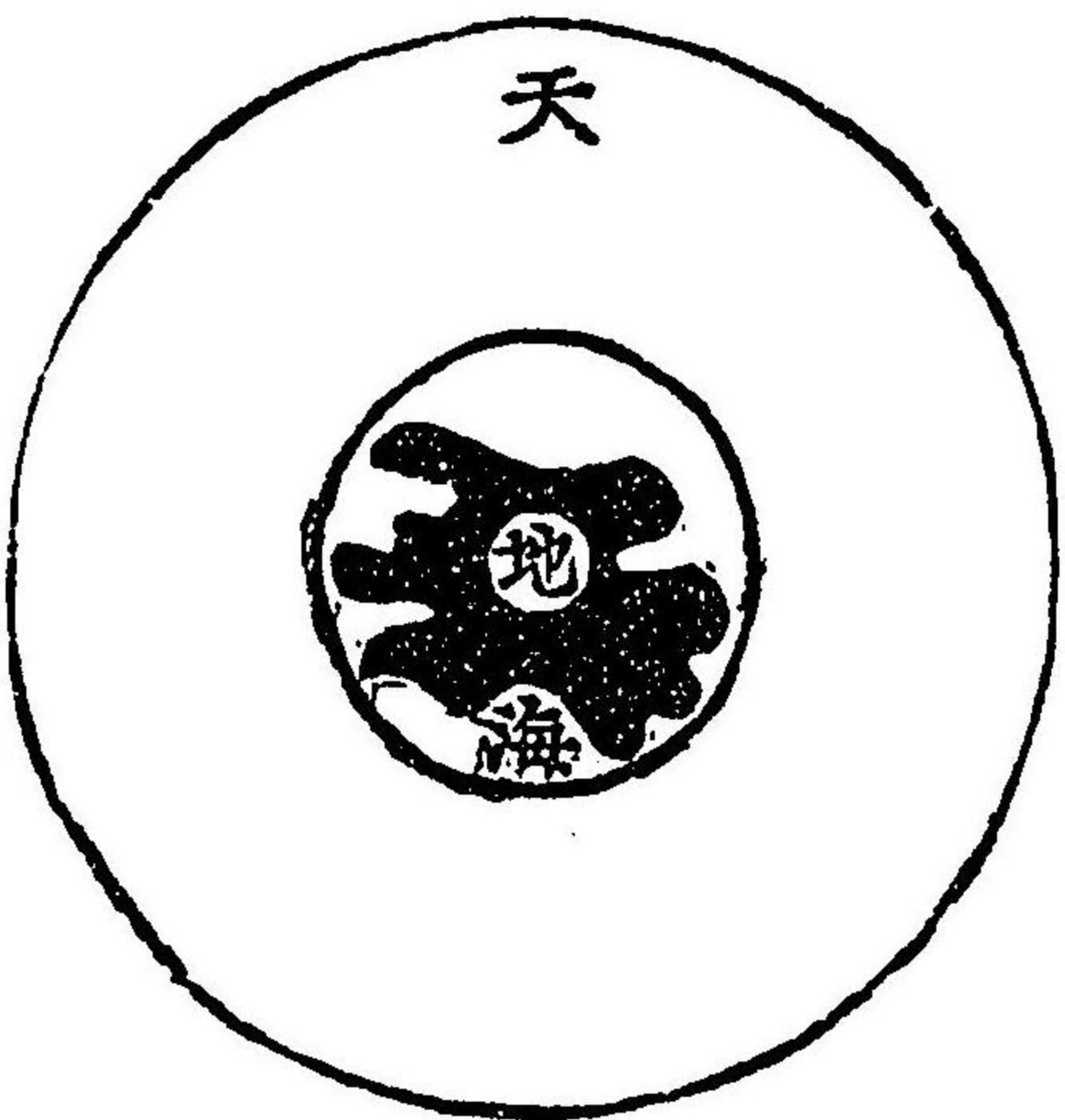
甲乙錄五

續日本紀曰奉勅修日本紀至是功成奏上紀三十卷系圖一卷今有紀無系圖蓋收釋日本紀者是也當附刻本書者也

古傳神代上卷天神未降地下卷則地神也又曰上卷語伊勢下卷語賀茂

兄弟甲乙訓同

地水一圓丸而天包乎其外此圖出於忌部正道神代口訣蓋古昔神人之所傳可謂啓千古之祕矣西土諸儒不知此理至萬曆年中蠻人始發明此說有地球等之作正通又圖天御中主高皇產靈神皇產靈國



常立等。此則非是。凡以繪圖論事。往古無之。是亦繪像木像之類也。軒廊在紫殿西。圓柱有屋無床。

菊理媛與泉道守。猶幸魂奇魂也。

一說以日神爲氣化。故曰吾息雖多。云化正說也

左東也。右西也。右之荒魂。本爲月讀尊之荒魂。雄略天皇時。外宮鎮座以後。自爲外宮之荒魂。依外宮水德之義也。

造化日神。胎化日神。諸家不分明。是由不明乎荒魂之蔽也。

予門人頃上京。訪松下氏。問荅多。西峯博學。而神道無古傳。只推說耳。故彼門人舉神武紀一柱。騰宮問之。西峯引證異朝書及唐詩對之。其說

甚繁衍。門人曰。吾師謂皇居階。皆數級。是行宮也。故只橫一柱爲一階耳。西峯大喜。又舉山科陵。西峯乃行見之。某氏亦從。陵在山上。石垣六角。每角八九間。中有堆假山。是寶陵也。中古盜發掘之。墜蓋石於山下。里人力不能還。故處往來。人不審之。只拜其蓋石耳。西峯有志人。可尚。

或所謂泉津平坂者。不復別有處所。但臨死氣絕之際。是之謂歟。垂加曰。是述奧秘也。

九神配九道。以爲九宮。與儒習合之說也。

九宮始出于鎮座傳記。

神代只言三道耳。有春秋無冬夏之名。知日南日北之漸移。乃德化被于海濱諸國之人矣。此天人之神道也。

已生六神。而後吹生大地海原之諸神矣。天人一也。

京家上卷。最初之高皇產靈。已以人體言。故以神皇產靈爲弟。守此說。甚確。是可疑。

龍訓立。蓋高尾神歟。

兼俱以貴船爲高竊。然鴨神主曰。有一社。祕傳。非他所知也。

伏見殿無嗣。諸卿議。以後水尾皇子爲養子。西陳鍛匠埋忠家。僮自稱伏見殿子。鞠問之。果有伏見殿下賜短刀。蓋其母嘗爲伏見殿賤婢。因有

此事乃立繼，伏見家。今之伏見殿，父是也。此亦丹塗矢乎。

葵神武帝御紋，菊桐起於神代乎。未聞其始。十一月十日，白山神主爲拜聽，御講釋，登城。予問白山鎮座之次第，神主授以奧祕，甚詳。與世人所聞異矣。垂加嘗示，予以廣問，諸國之人於今不敢忘也。

三輪一坐祭，幸魂奇魂，菊理媛一神，兼泉道守者，宜哉。

內宮御供無鳥，外宮有鳥，賀茂進雉，春日祭懸獸。

神樂古者只歌，一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如舊事紀之說，一條院御宇以來有歌物，見梁塵祕抄。

三事傳授之人行如市人，不可敬哉。以上所聞。

新刊古語拾遺，阪大津四宮神主左兵衛所作，嘗學於出雲路。笏備三種，德向比鏡，直比劍，持守之心，玉也。

八開手，小大小大，小大小大，無閒連續而打也。

中臣祓無相承之師印證之，不可行事，不可講說，此伊勢之法也。

桑名松雲一閱風水草著，諸葉草二冊，梨木左兵衛序之。松雲去冬還仕仙臺，因過武江，予乃一二指其病處，松雲服焉。以此攷之，京家不直受垂加以箱相授，故差多數子，中不詣伊勢，泝其本，可謂志淺也。

東山八坂，鄉今亦時名珠產焉。

荒祭多賀荒魂也。正殿不可名，言故和魂之名，亦不奉稱焉。至瓊瓊杵尊，備荒和奉祭也。

別殿祭荒魂者，荒祭與多賀耳。

山奧亦鹿鳴也。世事喧雜，雖尋岩廉，難免也。

公家有職，傳曰男陽也。結髮爲陰，兩耳上高，縮如角。天王寺聖德太子像如此也。女陰結髮爲陽，頂上縮束，懸玉爲飾。今北近江山中，婦人縮髮，猶存此風。婦女垂下髮者，起于中古。西峯引古今注，證散髻加美之訓，可謂傳會也。男著袴，女不著袴，此古禮也。然今堂上官女著緋袴，禮有

古今不可不博考也。

兼俱曰日本冠始於推古天皇御宇都翁曰有職傳云冠始於神代舊事紀有諾尊之冠蓋冠字則同而曰漢其制不同曰冠纓一條在背後垂下漢冠纓在耳出兩傍又出雲風土記曰神門郡冠山大神之御冠云云是亦冠在神代之證也。

八坂瓊曲玉初在御服又羽明玉所得亦有之蓋大神之佩瓊多今所存在皇居在內宮宗像亦古有之云。

舊事紀所謂冠蓋眞辟葛之類挿之首者耳。

三女神祭於筑紫當在素尊逐降之後何者素尊逐降時科祓除物至拔髮爪蓋赤裸蓑笠到于出雲國也後數十百年追本泝源祭三女神於西國歟予嘗記三十年前太和姬世紀未流布世間人皆說大神自太和國徑鎮座內宮未嘗知數年遷徙諸國久而後定也三女鎮座蓋亦類之耳。

三十年前太和姬世紀外宮一本上鴨一本始出上鴨本予見之連幅玉軸古代本也。

新嘗會始於日神大嘗會始於神武天皇即位祭天神地祇。

十二月除破等日曆注始除又注御髮上此日天子一年御落髮御爪等奉收於太和國多武峯土庶人流河入海或燒之非是。

伊豆權現寶庫有神鏡正合古傳素尊入於根國者八雲與寶劍也。

百姓神寶之外浮寶也。

伊勢三節祭六九十二月日皆十六日十七日也九月神嘗也六月十二日月月次也除外二月十三日祈年四月十四日神服祭此五度爲大禮古皆有勅使。

九月十一日命勅使十二日發駕十六日外宮同晚內宮參拜一晝夜之息凡二萬五千許古人曰一萬三千五百息可疑。

倭文鎮物之名。此安家之說也。鎮御簾物亦曰倭文。延喜式所謂倭文何尺。謂裝束袖口之露。是鎮長袖之翻也。今士庶之服。初裁縫時。每縫有倭文。是也。倭文本義如此。地名絹名。後轉變有之耳。

日向縣城西三里白杵郡大山麓。有大石垣。人如入其垣內。不歸。靈氣甚盛。而里民亦不敢近。土俗曰伊茨諾尊。陵或曰神代王陵。然地名傳曰可愛陵。則瓊瓊杵尊。陵無疑。宮崎郡舊都去此南四十里。云比所豫擬甚遠程也。重遠考海濱圖。此里數非是。當為二十里。歟。下霧山條。倭重遠曰。天目一箇神。蓋一目乎。此神為神代鍛冶。今世稱一目之人。曰加牟治。蓋鍛冶之訓乎。都翁曰。恐然。屋根掩日也。

垂加翁謂道則大日靈貴之道。而教則猿田彥神之教也。學道者敬思焉。都翁曰。此語當更審之。

筑前名寄住吉之說非也。予聞諸有馬假宿翁。熟矣。

和事始曰。欽明天皇十五年。百濟國貢樂人數人。是我國有樂人之始。都翁曰。此誤也。尤恭天皇崩。新羅王驚愁之。貢上調船八十艘及種種樂人八十。是樂人之始也。然則音樂不祥之玩也。

和事始曰。推古天皇十五年。每國置屯倉。是屯倉之始。都翁曰。此甚誤也。垂仁天皇二十七年。興屯倉于來目邑。又景行天皇五十七年。令諸國興田部屯倉。是屯倉之始也。

西峯序三代實錄。凡人序勅撰不題事也。重遠謂倭文為倭。八目。鋪引目八而七寸也。

風葉集首卷。頃日得一閱。是垂加之筆也。

頃日再會。曰。薩人聞其言。曰。人曰。縣城於日向北方也。城西二三里。肥後之界。有高山名高千穗。其麓有可愛陵。白杵郡也。與宮崎南北相去四十里。薩人曰。高千穗。摠名也。二上高山。東西二峯也。東高名。鋒。峯。峯。上。有鋒。長二尺七八寸。卓立岩上。西稍卑。名火常岑。常字國人訓計字。此。

峯火常炎上。此山祭瓊瓊杵尊。今據名號霧山。有寺在日隅之界。襲大隅府。今號贈於郡。以此考之。瓊瓊杵尊遷都。可見神代卷所謂覓國去者是也。

中臣祓神武天皇即位時。天種子命舉神世古事。定當代。掟解除天罪國罪。天下歸于神明之誠。以此告天神地祇也。中臣祓。成實九月間之。十一月。都。且。牛。羊。等。印。可。之。壬。午。二。月。又。開。水。田。神。主。經。受。此。丁。亥。重。道。著。顯。土。傳。用。辭。說。其。遺。錄。子。此。其。所。開。心。經。見。冠。以。經。見。曰。云。

舊事紀大歲辛酉正月庚辰朔。天孫磐余彥尊都橿原宮。初即位。號曰元年。高皇產靈尊。兒天富命。率諸齋部。擎天璽鏡劍。奉安正殿矣。天兒屋命。兒天種子命。奏神代古事。天神壽詞也。

又曰辛酉為元年。春正月庚辰朔。都橿原宮。肇即皇位。天富命。率諸忌部。捧天璽鏡劍。奉安正殿。天種子命。奏天神壽詞。即神世古事。類是也。又曰。天兒屋命。孫天種子命。解除天罪國罪之事也。

大嘗會式曰。辰日。車駕臨豐樂院。神祇官中臣奏天神之壽詞。忌部入奏。

神璽之鏡劍

此祓御代之初。所示天下之法制也。因用以為祓耳。祓。遠謂。都。論。說。如此。經。見。只。以。為。祓。耳。

此祓天種子命。作無疑。卜部家以為天兒屋命。作不可從。

此祓古者天皇以神道治天下。大法而上。而人君用之。天下清淨。歸乎神明之誠。下而萬人用之。一心清淨。至乎神明一體之域。自古至今。崇重無二。不亦宜乎。

此祓名中臣祓者。自兒屋命主神事之宗源。凡諸祭皆中臣氏所掌。而乃祖天種子命之作。則其名誠當。然古書言天神壽詞。無中臣祓之稱。上古所名乎。中古所稱乎。其始未詳。

日本紀中臣姓始見于仲哀紀。所謂中臣鳥賊津連是也。

纂疏云。天兒屋命十世之孫巨乃狹山命。始賜中臣姓。此說不知本據。國

史無其證。不可從。或。遠。謂。度。會。延。經。曰。謂。日。本。紀。云。伊。賀。郡。臣。是。中。臣。遠。祖。天。即。中。主。命。二。十。行。禮。臣。狹。山。之。臣。誤。作。巨。字。謂。古。乃。佐。也。末。非。是。常。樂。佐。夜。麻。即。臣。狹。山。也。

系圖云常磐大連授中臣祓於欽明天皇故改卜部賜中臣姓此說國史無證而中臣姓爲出自中臣祓之題號於理爲不通

瑞穗抄云延喜六年六月八日奏覽大中臣本系曰按依去天平寶字五年撰氏族志所之宣勘造所進本系帳云高天原初而皇神之御中皇御孫之御中執持伊賀志梓不傾本末中良布留人稱之中臣者復舊之由惟其義也如此則神代稱執柄人爲中臣而自然爲姓氏也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三年六月優詔中臣清麻呂加大字稱大中臣也

中臣自神代之姓氏也諸說爲至人皇賜之非是凡姓氏固有賜姓亦自然稱呼爲姓有之神代上卷曰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固自後世而言者也然又曰中臣神忌部神則直指二神而言當時已爲姓者明矣舊事紀七亦曰神武天皇元年命中臣齋部二氏俱掌祠祀之儀此亦當時已爲中臣氏者也加大字賜卜部賜藤原國史皆有其證

中字本系帳之說明矣臣訓與民同寶身也臣君寶也亦訓於美御身也

臣又訓末久良入忠藏也百姓訓御寶也皆可合考

中臣姓氏也諸說以中字習合中庸爲此祓之要旨傳會尤甚此祓本爲中臣氏之職掌耳非中庸之義也

經見神主曰祝詞本起于兒屋命此祝詞天種子命作也

凡曰祝詞曰祓告神以我心歸乎誠之詞也種子命述作之本意只以此祈神而已後世推說爲政之式目意雖可通而非本意也凡觀古代之書者原乎其時世尋其立言之本意爲要此祓文章古代之風而非今人之言語故說者穿鑿大過強分明者爲艱深多矣是大可戒也

三種萬姓之教也上守之令天下趣乎此也天下之人立心如三種之教則天下其有不平哉後世人情澆薄政法萬端然摠而言之亦不過三種之教也

中臣祓俗稱也今爲天下通用之祓不必用中臣之號故神宮傳來本無中臣字

凡訓有上古傳來之訓。有中古習熟之言。有近代流行之詞。今之學者。欲專解訓義。於古代訓語之難。通往往往以今案傳會之。反不免強辨不情之失。蓋太古之言。明白固可有之。而其難明者。自其常分耳。不必深求之。

國御柱。天神御心。大本也。心御柱。國家鎮護。天照太神御心之本元也。是國家無二之靈所。雖有神祕。一禰宜外。不能知之。

祓有內外清淨。伊弉諾尊分。上中下瀨。祓除。是滌洗外穢也。外淨則內清。又有罪咎。出贖物。申祓祈神。內清淨也。推而言之。鎮念慮。拂雜念。使我心合乎神心。亦內清淨也。常拜自己神明。則雖治天下國家。亦惟心之所適。莫不通矣。

五部書固閒。有古傳。然本外宮神職。欲附益外宮之神威。偽撰之者。鎮座傳記。心御柱徑四寸。長五尺。皆非本來之寸。而四德五行亦習合耳。其心清淨。則說道無言。是乃靈鏡之形。天地神明之本體也。此是也。

高天原。皇后也。又曰清原。作止毛。又毛燒南須賀原也。是寄禁闕之詞也。

高天原神留坐。天子坐于禁闕也。紛紛多說。皆非也。神漏岐。指高皇產靈。

神漏美。指天照太神。命詔勅也。古事記曰。高御產巢日。神天照太神之命。以於天安河之河原。神集八百萬神。集是也。此吉田內宮正傳也。此

謂于同經。經見從古時拾遺。謂高皇產靈。神集。登前後所考不同。歟。

視吾舊日。說如上。然近日視吾說。岐謂天照太神。美謂高皇產靈。不知何

說。重遠謂。瑞抄曰。岐父力。天照太神也。美母方。高皇產靈也。是與視吾後說合。經見曰。此說。非可用也。

垂加。風水鈔曰。神留坐。謂天照太神。神漏岐。指高皇產靈。神漏美。指神皇產靈。兄弟故曰岐美。鎮座傳記及古語拾遺。有明證。此說蓋出于伊勢大官司也。

垂加說。神代初。出高皇產靈。神皇產靈。曰人體。而兄弟也。門人皆從之。予謂高皇產靈。有未生。有已生。神皇產靈。非人體也。重遠謂。神皇產靈。亦當有未生已生。此謂非人體。恐當更考。

風水亦為一說。載岐父方美母方之說。予因徧考延喜式之祝詞。難一決。中臣祓從古事記為是。其他祝詞所指蓋各不同。竊意漏諸也。岐男神。美女神。併稱諸神。歟。蓋延喜式所取與聖加本及經見同。見國土傳。

瑞穗國水火調和之名也。知食延喜式祝詞。知行訓知食令領之也。伊勢物語曰。春日里爾志留與之志天。是亦春日里有所領地也。

經晃曰。高天原神留坐。祓中第一要言也。日用不當忘此一句也。

高天原謂神之留處。或謂天地之間。或謂天。或謂五十鈴川。或謂皇居。或謂一心。所指各不同。當隨本文看。

一氣之元化。健而不息。譬之葦牙穿沙而生。非依葦。訓言善惡之理也。

語問志盤根木立草乃垣葉仁語止天者。一草一木皆有神靈。故有草木言語之說。然古老曰。當宮御鎮座時。作平大石小石。伐撥草木。奉造宮社。蓋與此意同乎。荒芒之初。人物希少。草木暢茂。岩石稜刺。乃削平之。

造都因以此成曲言耳。

日本國五穀豐饒實勝於西土天竺謂之瑞穗國謂之食國非偶然也。此語止。

神武紀曰。夫畝傍山東南。樞原地者。蓋國之壤區乎。可治之。即命有司。經始帝宅。是西北畝傍山。而東南晴明。四神相應也。

諸說謂天子所都。稱曰高見國。非也。景行紀武內之言曰。東夷之中。有曰高見國。

伊勢大宮作。每柱出地上。與入地下同尺。而地底有礎。礎。柱地底。自然有大礎。而承。

下津磐根宮柱太敷立。玄櫛為瓊瓊杵尊祠。引鳥見靈囀。無稽之言也。千木椽端也。堅魚木鳥躍也。故板葺無堅魚木。

千木鱉木神代通例也。故伊勢社皆有之。人皇以後。皇居外不許之。雄略天皇令燒志貴縣主家。可見今賀茂北野無之。卜部每社上之誤也。

御倉垣訓身有栖亦一說也。

天御蔭日御蔭信守說是也。今常御殿南簾亦曰日蔭外宮一說為樋代船代內鎮坐之事玄櫛從之非是。

梨木曰天御蔭高皇產靈尊日御蔭天照大神下鴨東御蔭社奉祭此兩神蓋以二神德化天下泰平也。御蔭社鎮王城良方誠有以也。垂加翁從之。

古事記中卷有近淡海之御上祝以伊都久天之御影神御上神社伊奘諾尊也。

玄櫛稱舉後三條院出御記錄所自聽百姓訴是。不知神道之奧海陸不通。神代之掟也。禁祕抄曰無左右出簾外見萬人事能不可然。在簾中之條在寬平遺誠。又曰後三條高倉雖大才天運不久。白河鳥羽後白河雖不然吉例也。禁祕抄所載如此。我國之道與異國不同。如不知神道與祕政事法式皆可入西土之風可戒。後三條院重儒輕神國祚

不永可鑑也。聖德太子賢才無雙兆民古今思慕而終于太子無子孫。孝德天皇重儒正聖朝之政而運祚不延是皆輕我道之故也。

中臣祓伊勢以為天下之掟而因為祓也。下部偏以為祓耳。重遠謂外宮說查如此。玄櫛從之。經

見亦偏生剝逆剝重言也。文法耳。非兩件也。

許許太久本罪之外兼括他罪之辭。經見曰許許太久之辭上

天津罪止宣別豆宣別延喜式作法別分立法式也。此天罪遠流之法式也。經見曰法別。萬葉書耳。非法式之謂。

國津罪諸說瓊瓊杵尊至今日之犯罪也。此說非是。此開闢以來國民之罪也。

生乃膚斷殺人也。死乃膚斷傷死體也。經見曰傷人及殺人

白人白子之類古久身謂黑身至醜病也。物之色甚深謂古幾黑音即為訓與菊同下部傳也。

殺人及傷死體者死罪也。白人黑身棄於天者互避不可面人之掟也。諸社家言惡病依祓功而愈者非是。

己加茂犯罪以下歷言之者。古人文句之法也。是東鑑所謂投櫛息女之類也。允恭天皇二十四年六月事亦此也。

畜犯古事記明矣。信守因四姪受四災之說非也。

罪出天武探出在心之罪也。

素尊流罪蛭兒放棄於御子尚如此。故天上地下令行禁止然後祓以清其穢也。

有罪行罰有疾其身隱居有災其身戒我。國津罪止法別成就政事之辭也。猶若干少罪探之心中可改之也。如此畢修祓以拂其穢也。

重遠問立櫛以此一段為刑法以薪與麻為贖物。然己母犯己子犯之類。假令自首亦非薪麻之可贖意者。天罪國罪之人國有明刑臨時皆已。

斷決然國有如此之罪過皆神祇之咎當有所自致而其汚天地也大矣。故御即位及六月十二月之晦致祓以解除其穢以清天地。歟。日來說未傳受也。立櫛雖有未盡而傳受之說也。

天津宮事卜部八箇大事蓋古有天津宮事之遺法為祕傳。中古失其傳以習合惡說為祕傳以譏伊勢之傳是逸本傳之故也。

延喜式以此祓為六月晦之祓是左大臣忠平大納言清貫暗於神道故也。此祓所用所載非是。重遠謂祓以此祓為式故不取延喜式。

瑞穗曰大中臣三字大中臣氏勤行時不用不然此三字為無用也。且大中臣姓始于祭主清麻呂則後人加筆分明也。此說是也。

金木信守四坐置八坐置說是也。吉田失其傳為幣串非也。古者八足案外置案數多四坐置八坐置等皆置之彼案今其法絕矣。

千座置座座藏也。經見說文安家作人形流之瑞穗亦載之。

安家名越祓。菅貫輪。每年獻公武。是本異國傳來也。鴨亦有水無月祓。菅貫輪可疑。

八針有四角。疊紙。古之幣如此。垂紙。後世事也。

後拾遺和泉式部。思事皆豆。幾年止氏麻。乃葉於幾利爾。幾利氏毛波良。

倍都留加奈。此歌尤叶於安家之祓。經見曰。神宮亦六月。神祓。川根。攝麻。麻葉。吹氣。葉之川流。亦有之。

信守曰。神道無用菅者是也。桑名松雲引名越祓。不用此說。誤矣。

諸社家曰。有罪者修此祓。罪消。有病者修此祓。病愈。誤矣。

太諄辭相傳曰。有祕文。詳尋祕文。大日經。頌文也。視吾曰。雖佛經。意合於

神道。可取也。王代一覽。後柏原紀曰。兼俱自先祖兼延。代代爲吉田神

主。勤卜祝役。至兼俱。以佛法。傳會神道。解脫其術。此祕文類。蓋兼俱傳

會也。經見亦初言有祕文。再言質問。乃言無祕文。蓋定說。非立談之所

發也。經見曰。神宮亦六月。神祓。川根。攝麻。麻葉。吹氣。葉之川流。亦有之。

宣禮下知之詞。天子令祓天罪國罪之下知也。

天津祝詞。太諄辭。以上文條條佳例法式。天下泰平。歸乎神明之誠。祝言也。神慮感通。不亦宜乎。

經見曰。此祓拂罪。爲本旨。謂之政事。非是。上文云云。皆爲言此之序詞也。

如萬葉集歌。每首稱帝王之治世也。

四國中。非正中之義。只就其中之謂也。

五部書十二部書。皆外宮人述作也。是爲附益豐受宮之神威。僞作也。神

道。我國天下公共之道也。當以日本紀舊事古事。勅書爲證。不可取他

說也。

寶基本紀。千木智義也。與儒習合也。

今世有案有臺。古者只以金木。結束置之也。號四座置八座置。亦只四處

八處置之耳。吾聞於古老曰。八足案。亦至近世。尙用結案。世變不遠也。

八座置。丁寧。四座置。略儀。

太諄辭。於以宣之下。有口訣。

古無臺。故獻物皆附木枝。御幣插木亦此例也。今神宮有神枝附幣。禁中之式。割杖頭以銅鑰飾之。插宣命下之。此稱鳥舌。又上貴人訴狀。有插竹。又有鷹鳥附樹枝。皆故實也。經見此

上鴨鎮座神名。上下賀茂社家說不合。古歌物語等本傳。神主四十歲之後傳之。

近江國櫻谷神社。在湖水邊。近石山。此祭瀨織津姬也。遠按。神名曰。祭。大郡佐久幸皮神社。

古事記仲哀紀曰。天照大神之御心者。亦底筒男。中筒男。上筒男。三柱大神者也。

集說曰。霧訓。截也。

解繩。中古以來。行事也。今不用之。

彼方謂遠方。此本傳也。

中臣祓四神。唯一神也。

經晃曰。燒錄。猶萬葉言。燒太刀也。

瀨織津姬。川瀨有波。如織綾之神號也。即內宮荒祭神。而八十禍津日大。枉津日。同體神也。有神祕神宮。外不傳之。經見此

哥吞是也。可吞非也。分一字。為二字。誤也。卜部曰。可吞神號。而有口訣。恐非是。

出雲國加賀鄉之名。亦國造之祕傳也。

玄櫛曰。速秋津姬。月讀尊。荒魂也。集說曰。速開津姬。月神也。日本紀云。月讀尊者。可以治滄海原。潮之八百重也。都翁曰。速秋津姬。無象。當無社。然。雄略帝以後。以多賀宮。為外宮。荒魂。是依水德神也。因以瀧原。為造化之月。稱月讀。荒魂。此說。今有從者。有不從者。玄櫛集說。從者之說也。月有上下。望。是有象也。故有社。玄櫛。說是也。月讀尊。本無荒魂。伊弉諾伊弉冊。亦無荒魂。經見此。以速秋津姬。為月讀尊。荒魂。舊事古事。無此說。以潮八百重之。荒魂。則明矣。

伊吹戶主。為神直日。大直日。本為天照大神之和魂。八十枉津日。大禍津

日初生。故為荒魂。神直日大直日。矯枉而後生。故為和魂。然天照大神極尊。故不奉號。和魂只譬和魂耳。外宮鎮座之後。移為外宮之荒魂。今內宮本宮。為如和魂也。禮記。禮運。曰。皇天無形。故無殿。是乃上古之法。然今無形。亦有殿。又相殿之傳。卜部尚失之。垂加嘗誨。予曰。神道。今諸家不全。博尋天下諸社之傳。可也。不可拘一說。富哉言乎。

重遠問神功紀。住吉荒魂祭于長門國豐浦。和魂祭于攝津國住吉。荒魂明矣。和魂何指也。曰。住吉對天照大神言之。皆為荒魂。攝津對長門言之。攝津為和魂耳。

三女心化無形。然為神體。賜玉。故建殿祠之。三輪心化無形。故無殿。是乃上古之法。然今無形。亦有殿。又相殿之傳。卜部尚失之。垂加嘗誨。予曰。神道。今諸家不全。博尋天下諸社之傳。可也。不可拘一說。富哉言乎。氣吹戶主。在天地則風。在人則息也。即一氣之主也。號曰天柱國柱。又曰風神。物雖盡而理常也。氣雖散而主不動也。春之陽盡乎秋。秋之陰盡乎春。無盡之物。此號氣吹戶主。不動者為主。流行發用。即此神之力也。

人者自情移。情感觸。時物失。天真如能氣吹放之。歸乎天地之一氣。則無形無跡。而即天之靈也。根國底國。坐速佐須良比咩。則存乎我體之陰靈也。須佐須良比祓。以歸乎本靈矣。則我即神。神即我。而天人唯一也。

高宮固。有象之神。有靈鏡。有寶殿。此神本當為月讀尊之荒魂。而此尊德劣。而不足配。故初祭如天照大神之和魂。今祭為豐受大神之荒魂也。備荒和二魂祭之。限於瓊瓊杵尊。具見于阿波羅波命記。內外宮皆有荒魂之名。無和魂之稱。

經晃曰。太和姬。世紀云。多賀宮一座。豐受荒魂也。伊弉那伎神所生神名。伊吹戶主。亦名曰神直日大直毗神。是也。此紀始。以伊吹戶主為神直日大直日同體之神。不見舊事。古事日本紀等可疑。以解除時出現言之乎。伊吹戶主。只氣吹放之神號。而為祓戶神耳。

五部書皆為外宮祠官筆作。載神宮故實多矣。亦有可取也。然其所記不

知本據可疑者亦多其本意只欲外宮神威並於內宮作之則不足信也

高宮為內宮攝社今為外宮荒魂天照大神之荒魂後世恣移易之不知何說

問外宮水德之說見諸書未得其理外宮為國常立尊國尊在神代卷無水德之說只內宮以左鏡為荒魂故外宮對之右鏡為荒魂因分水火乎曰外宮神者為天照大神日別御膳調進夢喻雄略天皇曰丹波比沼真井原坐吾御膳津神止由氣大神欲招吾許乃遣使奉迎鎮齋山田原日別奉供天照大神朝夕御膳是延曆二十三年外宮神官奏覽儀式帳初載之依此內宮朝夕二時御膳無怠奉運送聖武天皇神龜六年運送道路有死穢無路避之遂參進之以此崇天皇御不豫有御卜知大神宮御膳觸穢事因恐後世亦有此始於外宮建御膳殿于今奉供朝夕二時御膳其式長官神主子良等出每日巡番勤之遂為外

宮神事大神御國讓授齋庭稻穗亦為御膳料大嘗會御田及大隅高橋兩家奉供日御膳亦皆同儀式也大社供日御膳亦准此也外宮神日豐受大神以祭稻御靈也豐者褒美之詞曰豐御酒曰豐御幣曰豐宮川皆同受者稻訓字介食亦訓字介御膳之義也是外宮為天下五穀之太祖故有此神號也以此為國常立尊之一名舊事古事日本紀等不載之國史皆外宮鎮座以後之書也如外宮為國常立尊何不曰是外宮鎮座神耶舊事古事皇孫降臨供奉神列云次豐受神外宮度會坐則非國常立尊可知也古語拾遺亦不載之外宮祠官曰水者御膳津神略語也然則先有御膳而後有水名乎去膳實字獨取御津虛字為水訓為水德亦似不通也內外高下之差其證多端內宮御鎮座四百八十一年之後奉迎外宮神是為內宮之外宮也然內宮火德外宮水德相對言之予不得而信之此見前

四神皆一神也故曰姬伊吹戶主不曰姬文高貴而簡耳

風葉集首卷曰。翁曰。我神道四焉。造化氣化。身化心化。造化心化。無形也。氣化身化。有體也。此學神代者所當知也。又曰。天神七代者。造化之神。地神五代者。身化之神。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兼造化氣化神號。下部未生之伊弉諾伊弉冊。已生之伊弉諾伊弉冊之說。正謂此也。未生則天之陰陽造化之神。已生則人之男女氣化之神。二尊生國土山海草木。而生天照大神。此天地唯一之道也。都翁曰。造化日月五行皆有象。如國常立尊。無形也。心化亦帶杖衣皆有體。菊理姬無形。當各有說。天神七代造化之說如此。而門人又以高皇產靈神皇產靈。槩爲人體。是皆可疑。

伊勢四神一神傳。下部五神一神傳。同傳也。罪咎已盡。則天氣乃留乎我。國常立尊。惶根尊。宿乎我心矣。左男鹿之枕詞。鹿速乎聞聲。而聳立其耳。故譬諸神聳耳聞此祝詞也。延喜式作馬引立馬亦速乎聞聲也。

高天原神留坐天津祝詞。大諄辭。可吞。右三箇大事。一子相傳。但兼連。僅十歲。故附託。惟足。此兼從所記置云。八耳伊勢無之。安家祕傳也。集說葬法。是西天之法也。

昔者諸家皆神道也。中古儒佛二教渡。貢而後猶傳神道者。吉田安倍也。白川起于近代。藤原伊勢神主一流耳。能傳上古之風。深知王者之天業者。莫如安家。雖吉田不及也。諸家不知此。只爲卜筮祈禱之家。可恨也。

問。備言荒和二魂者。非人體而德極盛。則無此說。故獨瓊瓊杵尊有此祕。內外宮只言荒魂。而不言和魂者。恐敢指定人體也。諾冊二神。本兼造化。故不言二魂也。素戔嗚尊爲性惡。掩而無荒和二魂之論。火出見尊以來。固當無不備荒和二魂。或其德不若乃祖之神。或去神益遠。而不言之。故惟限於瓊瓊杵一尊乎。曰然。內宮當指本宮爲和靈。然至尊至靈。故

不敢質言之耳其他來說得之

經晃曰祓除至清清則天照大神宿乎吾一心矣蓋諾冊已前天地之化猶未熟而無形只說其理耳至二神造化生育之功極矣至此天照大神生焉因為天地之太祖而為萬姓之神靈矣

天元地元人元此此

秦山集十九終

秦山集二十

雜著

甲乙錄六

八幡白幡四赤幡四降于筥前又神託曰譽田八幡麻呂也白赤二色幡

天子御幡今誤曰錦赤白旗分賜源平兩家也軍連按一說謂之錦者爾丹也之類白也天子赤白御旗也

先年長崎大火災後大村因守訪隱元予豫參坐定後語及長崎火災隱

元曰長崎異國船入津富榮至極殺鳥魚甚夥其精上乎天感成火災

予意謂長崎富榮致火災然矣言魚鳥之精可疑先年天台山高野山

皆大火災是非魚鳥之精可知也禁裏炎上後光明院時獸肉入御清

所致災也其後禁裏院中回祿數度東福門院崩御之後止是亦富榮

之所致也江戶大火災數度是諸大名家宅華靡之甚古今無類而人

家障子畫菊紋富家菊屋著大菊紋大名與僮著菊紋是皆所招災也

伊勢宮殿所示天下萬世也而諸人只謂古人質朴之風而不知其所

以教我人也。悲夫。以上。成。所。聞。

靈印靈符皆出於仙家。異國傳來也。凡二百字許。佛訓出于親鸞淨土和讚。重遠舉之。都翁是之。由良由良自左而右也。

垂加翁曰。五文字出於望月家神道。

先年兩宮遷宮。初朝廷任外宮之申請。外宮遷宮先。內宮遷宮後。載之。口宣。被下之。後內宮訴陳。再有朝議。改前議。返納口宣。內宮先。外宮後。被改口宣。如此。五部書亦不足證多矣。

奉幣沓揖一座。一揖。禰宜授幣。右手取串。中左手取串。本置左膝上。倚左

肩。如插左臂。而拍手小大。左手持串。中右手持串。本振之。左右左。不。公。振。

而持幣。正面如持笏。再拜。密誦天柱國柱。再拜。密誦天柱國柱。

又振幣。左右左。同上。有願則白。或誦短祓。祓。口祓。長祓。或有三祈。願。皆。白。則。又有。再。拜。再。拜。拍手大小

一揖。還幣。禰宜立退。沓揖而去。

又入鳥居時。一揖。行誦曰。神乃在鳥居爾。入波。此身與利。日月乃宮止。明

耳住。三返。已至。神前。沓揖。一坐。一揖。拍手小大。再拜。密誦天柱國柱。再

拜。密誦天柱國柱。於此。或誦曰。祓立留。古古毛高天。原奈禮波。洗棄留

毛荒磯乃波。或三種大祓。若誦中臣祓。畢。乃再拜再拜。有懇願。申畢。又

再拜再拜。有別願。或代人祈願。又再拜再拜。凡拜。以多為敬。願事多。則

拜亦多。各畢。坐揖沓揖而退。

左右左。又左右左。諸家如此。卜部初。左右左。後。右左右。內宮右左右。又右

左右。予所傳。天子右左右。臣左右左。故源家。王孫用右左右。藤氏。臣下

用左右左。然。凡臣下。左右左。通禮也。以上。已。所。聞。

異國物語二冊。西土。韃靼。琉球。無人島之風。各可考。繁華地。多詐而天。質朴。地。無事而壽。

當正月七日節會。土御門兵部。少輔役。紙燭。是執。松明。前行也。古風尙在。堂上可見。

東幸府天神殿有院親自拜參。

神武綏靖等以義爲謚皆當有訓。嗟峨醒醐地名訓當同伊勢賀茂孔子訓久之又訓不散花釋迦訓美久留倍莊子訓美奈美乃波奈日光山宣命勅使菊亭內大臣殿悉以訓讀之。

橫山幽齋精于中臣祓具知垂加翁與大宮司中臣問答事其言曰垂加問祓幣後如何收大宮司終日終夜之對談怠倦乎卒爾答曰收納宮社此大宮司誤也流川爲定法云。

寶基本紀曰持統天皇四年庚寅大神宮遷宮六年壬辰豐受宮遷宮元明天皇和銅二年乙酉太神宮遷宮四年豐受宮遷宮爾來無外宮先內宮後之例以此證改遷宮宜旨爲內宮先外宮後此訴訟十年前事也。

日本絨之法勾股同寸以弦爲長四半半折之也箋題博全本五分之一長全本三分之二大經師曰博六分之一長五分之三。

三位泰福卿書曰紙燭者以薄墨紙作之長二尺許如鬆於殿上持之步行於庭上用松明也。

予聞三器之傳四十三歲精聞之四十六歲也此傳不過初老莫傳蓋恐其造竟之心妨乎道也。

筑前肥前之境背振山貝原氏曰三代實錄及古書皆屬筑前也去去年黑田家鍋島家訴論此山檢使下向視之山峯分通兩國境界分明辨財天堂在峯稍西數代屬鍋島寄附領知舊記亦有證貝原說非是鍋島家勝之林家具知言之。

甲源軍法勝於諸家而竟滅亡諸士屬於當家矣信長公殺人而不忌秀吉公才有餘而無德皆滅亡當家自然和惠東照宮常慕賴之不語正成蓋有微意也。

流木杜在上鴨一號大森社昔洪水流留于此云。
藤井川在河內。

垂加翁遺囑，公通卿四十歲之後，當啓風水之祇，蓋恐其自負也。今果如翁之慮，可嘆。以上所聞。

神武訓加牟多計，見古語拾遺訓本。

東宰府菅神祭九州宰府，別當來向皇都菅原氏族使者，各裝束拜參。林大學頭詩卷頭都翁詩卷軸，各子息長肩衣袴出座和歌，披講三十首。持明院殿門弟勤之，翁能五番觀世大夫役之，仙洞御所下賜御製其儀盛矣。

鹿島大宮司藏忌部丹齋朱注神代卷。

薩摩及相馬家風相續，凡五六百年，非儒非佛，一味質朴而已矣。那須家亦然，其他故家風易俗移，可觀者幾希。

林大學頭贈門弟以儒服號野服，長比羽織，色青，緣二寸許，黑前襟合似僧衣。本井上河守所贈道春也，非僧首者不服。

朱雀訓安計免古書有之。

故萩原祕說祕訓自筆記者家藏焉。以此考之，視吾所還授兼連卿僅十之二三也。已。是泰福卿具見知而言之。

土御門內大臣通親毛呂古志乃世世波宇豆連止敷島也。也未止島根波久之加里計利。

由余對秦繆公語重遠舉之問曰：此蓋合乎我道之微旨，都翁然之。

汝在也，幡旗端垂也。崇齋皆忌事也。老公大人也。災異業蝕也。蝕蠅也。福晴蠅也。佞思邪也。喪思也。儀彌添也。斬殺枯也。士候也。術謀略訓也。性惡祥皆訓。佐賀吉凶境也。惡煩惡也。

鬼訓陰死訓。目枯玉訓。足誠。矛訓。火凝。竟訓。目加。劔訓。蔓切。知訓。裂透。義訓。事割。皆非也。以上所聞。

三種玉也。鏡也。劔也。

日本釋名。半是半非。而不知祕訓也。

北畠准后正統紀曰：神武等諡以音讀考元元集准后神道得十之二三。

不足取也。

假名日本紀。天文地理訓。阿米乃阿也。豆知乃古止波利。

二月十四日有宣下。藤原光子叙一位。賀儀。勅使醍醐中納言殿。叙位。勅使石井少納言殿。宣旨持參。小外記御身固。土御門三位殿。三月九日。於御黑書院御簾外。疊上。三位殿御身固。畢。小外記自庭上至。緣。亂箱持參。少納言疊上。取之。授本庄安藝守笠間侍從。侍從取之。自釣簾下上之。亂箱入宣旨箱也。其蓋盛砂金。還賜之。十二日。勅使饗應。親自御能。十三日。御暇賜醍醐殿銀二百枚。御服十領。一位家賜銀百枚。賜三位殿銀百枚。御服五領。一位家賜銀五十枚。御服五領。御身固料米二十斛。自京都發日。往來宿驛。日日供張。祇承甚嚴重也。重遠按。亂箱名。目抄作亂箱。泰福卿下向日。日日拜謁。雜談及重遠等事。

泰福卿謂都翁曰。神道流。派從今宜。號安家。神道垂加經晃所。示為羽翼焉。吉田白川。藤浪。土御門。此四家下賜。主上著御之御祭服。故號神家。

他家不能預也。信圓亦與聞焉。

又曰。藤波殿感信經晃深矣。

笏。牙象也。牙神代。神聖持之。大己貴。火闌降不用兵。以德平順。牙德也。至神武。德不及古。以兵治之。自是不能用牙。而用笏也。牙神代之事。然不可不考。倣也。重遠按。天兒。命以笏為神體。笏非起乎人鼻也。解裝用笏。蓋小牙也。示不忘古也。

予使昔尹。學有職。予五世之先。助左衛門定繼。始稱安井氏。定繼以上。皆稱澀川氏。為公家方。有職者。與小笠原伊勢一色等相並。為八家。我家中。失有職。家傳。邇日粗探出。有端緒。因令昔尹。學。凡有職之學。日用常行政務成敗。無不備。真古學也。薩摩以五十三條。掟五百餘歲。立國。相馬亦以先世之掟。數百歲保家。此皆出乎有職之學。或學大過而亡。或無學而亡。皆不知有職之過也。

垂加曰。三諸。身室也。大己貴。神躬。被瑞之八坂瓊也。

吉田祕說曰。幸魂。奇魂。八坂瓊。此三玉。為三室。為三輪。

三輪大神中有大鳥居兩方有小鳥居各一。無神殿只拜山耳。武門八家有職。小笠原伊勢一色吉良今川澀川小池山名也。

畠山滿基從子澀川右馬丞源光顯知行河內澀川郡是有職達人公方家職者也。光顯子近江守光重知行播磨安井鄉故為氏山城二條城西大秦東安井村光重家宅之跡。至予八代也。以此有志于興有職使昔尹學之世上一般有職只故實法式耳。至其理與奧祕非其家不傳。凡神代道術人皇政事臣下人品之褒貶日本之教無事而不備焉。不使垂加翁聞之得其筮爾遺恨萬萬然此亦惟守一家不備具傳八家為無瑕亦垂加平日之餘教也。

大坂陳時大權現賜予祖父御朱印其文載澀川郡久寶寺村家忠記有此文無下賜事月日及文與家忠記有小異今藏于家。

鹿島物忌女東長門守姊也。先神主大宮司女與長守姊各書龜甲於神前七日燒之大宮司女名為灰長守姊名不燒因為物忌女俗曰齋宮。

清水小兵衛惟義得神籬磐境之傳授之菅信圓

重遠謂惟義曰近江大津有木與三兵衛源人也出自信圓

諸兄公其家軍法傳神籬境之傳在焉惟義得之

信圓曰惟義說三輪慎也俗言懸輪是也此有傳來乎或自發明耶未詳惟義神道與儒習合也。

東長門守鹿島社家為五位受領正親町公通卿門人也。歌跡也和歌日本跡也。

薩摩本田氏今年為曆學始東行曰於薩摩未曾見乞丐人至上國始見之其凶目可驚也。凡薩國有職之政每事踈簡而古風也非儒非神無華靡無妙句真常世鄉也。

御身固御祈禱也天子及公方家皆於上段親受祈禱一位家為尼君故為簾外行事也。

笏牙象也牙泰福卿尚曰未傳得西三條實教公嘗曰知之然此公高貴豪簡人不得而問之但傳言神武帝未嘗用之則其說粗可推考乎今

柄字楫，字梭，字皆與牙同訓也。

無象神無社。外宮國常立尊。天御中主尊。此二名無象。然一名高皇產靈尊。而有造化人體。取其人體。而有社。

山城御影社。祭天照大神。與高皇產靈尊。即內外兩宮也。

三輪心化故無社。胸肩亦同。此而有社者。賜大神所嬰之青玉。以此為神體。故有社。

都翁門許可人。田村右京大夫殿。米津內藏助殿也。菅信圓。自土御門殿許可之。

薩摩祖忠久者。賴朝公子也。之任國時。畠山重忠作五十三條掟。授之。至今用之。

源滿仲生賴信。賴信生賴義。賴義生義家。義家生義國。義國生義重。新田

義康。足利義康生義兼。義兼生義純。遠江守。畠山岩松。義純生泰國。空齋。或上野前司。

泰國生時國。畠山阿波守。古本。國。時國生貞國。尾張守。治部大輔。從五位下。貞國生家國。尾張守。治部大輔。從五位下。

五位。家國生義熙。播磨守。義熙生滿基。畠山播磨守。利部少輔。今高家畠山。滿安。滿山九郎。或名。下賜之。為內務。滿安生光顯。內澀川右馬丞。知行河。光顯生光重。知行播磨守。近江守。

時號安井。或號澀川。將軍義兼公時人。故稱居河內。光重生重顯。將軍義兼公。以澀川郡。光重生光永。三郎。左衛門。光永生永行。

安井攝津守。居攝津。永行生定繼。安井助。左衛門。定繼生定重。安井主計。天正五年。通志信長公。不屬光。

定正。安井助。介。後號善海。定正生宗順。安井忠右衛門。宗順生次吉。安井算。曾。重名六。或以神原式。部。前年也。後以國奉秀。源。故為其家。次吉生春海。家。教。五。葉。花。

有職八家。今直參有小笠原伊勢吉良。一色山名。今川就中小笠原伊勢。有職見存。而時有達人。尾張家有小池氏。亦有職者也。惟澀川有職不傳。八家傳來中。澀川家如此。傳等語。時或有之耳。

表筒中筒底筒之祭。出于有職家奧祕也。君賜臣時。有太刀。有目錄。臣獻君時。太刀而已。目錄。授奏者。不持至君前。此為實禮。是小笠原祕傳也。泰福卿言禁裏之式。亦與此合。

安家神道。昔自卜部傳來。近世後陽成帝。勅傳泰福卿。祖父泰重卿。然本

多習合。垂加正之。經見說。予告之。

太元器。禁中時有用云。

先祖祭。雖伊勢吉田。無定說。職者。達人西三條殿。當春爲日之少宮。則公卿亦無正說。惟武家八家。有職傳。神武帝之制。是誠所當信從也。竹机變爲柳笛。又變爲板机。又變爲八足。又變爲御厨子。

公卿職者固多。然皆延喜以後繁華之式也。不傳得神武綏靖二帝之法。惜哉。

舍人親王所製。小坏手坏。質素儉約。誠神聖之遺也。然延喜格式不知從之。用華靡之式。王道所以衰也。是有職家傳來也。用遠謂。華靡。先起于用明天皇。見禮記。不拾遺。

昔尹傳得犬追物。牛追物。昔尹傳言。墓。太子孫衰絕之兆也。又曰。瀛不必限。海野之遠。亦曰於幾。又曰。葬有綏靖帝之法。孝德帝雜用西土之法。吾道衰矣。

神前太占龜甲二。各書所思。鑽。檜。取火。以波和加木。燒之。其不應神慮者。

爲灰。其應神慮者自存。此亦上古之法也。波和加。不花櫻也。

藤森。鳥居。十年前尙用黑木。有皮。頃聞氏人建立。白木。朱塗。嗟。悲夫。

庶子祭。先之證。天兒屋。命之裔。大宗爲近衛殿。庶流爲吉田家。兩家皆建春日社。祭之。是吉田依神道傳來歟。又甲斐源氏。皆新羅三郎之胤。而武田爲嫡家。小笠原爲庶流。共祭祖先。長時去國。時齋神鏡。來于參河。是小笠原依有職傳來歟。雖庶子以義起。祭先。則何害之有。

君祭臣之例。春日及東照宮。每年有勅使。臣祭君之例。固不勝枚舉。垂加翁齋。吾靈。以土爲神體。是固有傳來。然不若鏡如玉。然則庶幾乎或有嗣續也。雖是天運。而傳來亦不無遺恨也。豐國雖萩原鎮齋之。無相殿而亡。此亦傳來之失也。

祭用柏葉。延喜式載之。今伊勢用之。敷供物。下於武家。鎌倉殿時。餅蒸飯。盛以朴葉。朴有質朴之義。故用之。不知其始。其後人或用楮葉。藤九郎盛長。盛。類。曰。世已趣乎文華矣。是澀川家所傳也。禮意以此可見。祖先

之祭。或置鯉。置鯛。隨交友門族之所贈。但不過一兩尾。可也。亦布朴葉。加其上。也。菓子亦同。此故實也。

巴紋水渦之象。防火之章也。

人見友元語曰。薩摩守殿好畫。妙達有所愛。唐墨漸漸磨損。因求之。京師長崎無有也。臣下或告曰。五六代之祖君。調度封庫。珍墨多品。踰今之所愛。然祖先之器。不再用。鎖腐之。封庫。是薩摩古來之法也。故終不用其墨。而止。坐客聞之。往往笑其頑古。友元曰。薩摩守家法。如此之確。故五百年來。治國而不動也。頃日。薩士本田氏來學。予舉之。本田曰。墨事不知其有無。惟先世之調度。封鎖而不復用。則得實說云。本田。本出自武藏秩父郡。賴朝公所附。忠久也。日本之風。本如薩摩。君君也。臣臣也。百姓。百姓也。萬古一日也。西土不然。聖人用權。匹夫爲天子。臣爲君。蔡九峯病諸。是有所見乎。變古。有職之所最忌。藤九郎盛長之言可見也。當年風雨饑荒。偷盜乞食。所在有之。以此思之。薩摩自古無乞丐。百姓皆

米食。忠久以來。五百年不易。此聖賢亦所不及乎。

頃日。昔尹得澀川滿貞家法一卷。是我家所無得之。有職家。尤所珍也。其書曰。某十三歲時。始仕將軍家。聞我朝之則。於公卿之家。不立黨。爲肝心。持藤綱之用心。可寡過也。賴之於吾。有如何情素。加心。令奉公云云。我朝之道之難有。難言。述言少。而叶萬。合戰之道。亦不知於他國。爲如何。謂可于耳。勿留心於他國之道云云。其書之所云如此。子右馬丞。亦有職。達人神道。亦聞之。是先祖之家法。雖不合于心。亦無奈之何。而其言與年來所講。符合。而當今氏族再興之時。忽獲此家法一冊。豈非神慮乎。藤綱。青砥氏。賴之。細川氏也。深戒立黨。尤所當鑑焉。今朝廷亦有黨。武家無黨。泰平國主。亦有黨之家多矣。可不敬思哉。

神代冠。見舊事紀。

當今常御衣。用白羽二重。不染此土御門殿所言也。白羽二重。舊事紀所謂白羽乎。二重未考。縮緬紗綾緋子。雖我國織之。無著御之例。

問瓊矛拾遺曰。極為質素。則子孫衰矣。如何。曰。是有職家之傳也。禮順時。為大。居今之世。專為古之淳素。為子孫衰微之兆。少加文。可也。小笠原家傳曰。澀川氏領知河內半國。其治家也。僅如一二三萬石微少之家。是以子孫野也。此小笠原譏澀川。以為其家之傳云。

始死。三日改服。置棒二本於下。四角立柱四本。下敷竹簣。上掩竹簣。中坐屍。上下四方以布卷圍之。腰以下在土中。腰以上在土上。蓋土藏之。高可三尺四尺。築之。此上古葬法也。至聖德太子掘地八角藏屍。其中。以竹簣蓋之。掩土稍高於平地。是埋穴之始也。至孝德天皇。輕神道。益失古法矣。

表筒。祭正中之一。祭日神也。宮殿祭者。或新殿。或紫殿。祭之也。三種令人持。蓋垂仁天皇以前。當如此也。

楮手坏。手坏。緣邊以紙卷之也。今七五三。膳以紙飾之。此其遺也。

中筒。祭供物雖不同。世世固行之。長量。綏靖帝以御手示人。以為定法云。

江家次第。御神樂供物多。是中古為孝敬。加厚。失太古之法。表筒中筒之。教衰矣。

高机。無貫木。處當神前也。

問。綏靖天皇御宇。人情邪。而表筒祭不用。如何。曰。此言神代風俗。歷世移換。以為表筒過於質素。而少加文也。禮遠謂。衣筒中筒。於神武帝當然也。在綏靖帝。則不能祭神。或帝其變亦當然也。是

大內之法。固貴質素。然中古御神樂加筆築。是亦不可已乎。噫。

大嘗會。天下諸神。一神不遺焉。表筒每年用之。中筒三節五節有之。空位之祭。不當久用之。必有神體為是。

水晶玉。受天火用之。又加自然不磨者。數多是私考也。海祭不用酒。

水火鎮祭。安家祕傳也。豐受。五穀神也。日本紀舊事。古事無豐受。為國常立之說。是外宮傳會之。

說也。經見言如此。與外宮說大不同。知訓志留。即左止利略訓也。

神前供鯛。曰置鯛。如常。川魚經鮒。魚腹向神前。右頭左尾。祭畢。調羹拜食之。

公義書札式。曰。吉良殿。澀川殿。細川殿。不書名字。只書官。畠山書名字。是三管領四職掌。表方。澀川爲內執事故也。

保井氏。壬午冬。復澀川氏。此捧系譜。祈請。朝議從之也。

大惡不可不屏之。小惡容之。可也。俊秀不可不用。然大用。則與譜第分黨。不可不思也。

頃日訪眞田采女。正殿時。主人玩樂器。曰。今夏土守邸相促學之。予曰。予壯時學之。三十年來措之。主人曰。何爲。曰。學笙。多備前守。主人曰。記得否。曰。今遺忘矣。但五常樂尙頗記得。主人請合管。乃合五常樂。太平樂。拔頭。主人曰。比日於土守邸爲樂。而節拍未調。笛音不出。足下之笙調。

子能合笛亦好吹。予昔日與名人每合管。故乎抑亦非下手乎。因主人及琴瑟不離身之雜談。予雖有所思。未敢言之。音樂之自異方來。不吉之例也。我朝不用異方之物。大神之掟也。予三十歲時。專學音樂。而悲患事不斷於家。至初老。專講日本紀。而悟樂有哀傷之聲。聞之矣。平氏一類專用之。而亡。可鑑。眞田氏蓋未思也。

我國之道。執心懇到不淺。依茲傳授之。奧祕工夫規模。珍重珍重。有其人。可示授之。許可畢。神道立安家之流。以垂加經見之說。爲羽翼。至我朝之故實。爲吾家之庭訓。非筆墨之所盡。吾家再興之初。首傳古道於南海。亦相同起源於生洲者乎。大神之國恩。聊不可忘也。可恐可慎。元祿十五年。壬午。仲冬。底筒日。

我國之道。獨立乎我國。上一人至。下萬民。朝夕仰習。而他國人不能通之。故王一姓而萬萬歲。君臣之道不絕。今至下賤民。亦許獻大神以一種者。諾冊二神相傳之國。而君民皆有萬古譜第之恩義也。不仰而信之。

哉。

人品雖極善，大用一人，不協神明之意。衆臣大槩用之，同而少著，高下爲善。至人皇臣，威甚盛，而世亂比比是也。人君之於智臣，師門之於才人，大著眼，可也。切加厚，不可也。以上王

大原眞守公朝，只有一腰云極，有吉瑞之名。

小角職傳稱小柳筥。小笠原澀川家傳，雖有其名，京都華靡失此器久矣。今武藏山野出之，正月每戶神膳用之。

清朝用韃化，天下大治。然大酒游觀，有兒女之志，是其弊也。欲假我數年，看局終如何。

本田氏曰：琉球使者適北京者，於南京乘河船，行程數日，又行陸路，行旅欲買物者，一兩人則忽有盜剝奪衣裳，故雇旅館人，數人魚貫買一物，其艱難如此。與我朝之風大異。暹羅謂之琉球，使人使西土，道者五十人許，深流乘土佐清水舟，比至琉球，其所買亦如此。且日本南以旅。

有無名四人突至，強奪旅人，以三縣之學，久已食旅人飲食，如此者多，旅客苦於此，所在皆然。

御厨子，今日流行之器，大古器，高長各二尺許，博一尺許，有棚棚，內入先祖靈鏡，小笠原長時去國，歸於松平時齋，御厨子去，甲斐衆笑曰：武將棄鎧，携持兒女之器，是不知我國之道，故雖強盛而滅亡，理固當然也。勢官所用之柏，俗云止久良倍，其葉狹長，似弓弦，與時俗之柏不同。鴨葵祭，二月第二酉日，冠懸葵，稻荷祭，四月卯日，亦冠懸葵，兩葵相似，而細看不同。

米浸水，細碎以藁包之，今云志止義，是神代之食也。故爲供物，經晃曰：以笹葉若木葉包蒸食之，是古代風也。故今亦蒸飯爲供物，俗之粽，西土製也。

大村因守使狩野養卜，畫和歌三神，命齋藤唱水，示授之，唱水曰：三神，人丸赤人，玉津島也。養卜打掌笑曰：惟哉，吾向爲堂上畫三神，非此說，兩人爭辨甚喧，因守和解之，出雲路終爲日之少宮，可歎。

唱水。以柏崎所謂緣塗為烏帽子。不然。澀川家寸法結法染色。皆有傳。

梨木左京權大夫祐之曰。日蔭葛俗云狐乃於賀勢四時青而不變。長六尺許。山陰生。正月上卯日。日蔭椿枝桃枝石喜聚。此四種作鵜形。謂之

卯杖。供神前。又置家庭倉庫防火災。云鵜。遠謂。椿海石。櫻也。鵜。鵜也。皆俗字也。

小柄筭。古皆用木竹。用金鐵。起于中古。

野太刀。藏在西三條家。白鞘也。他家不曾傳。

昔尹今學弓禮。弓禮非弓矢之說。治國家之道也。牛追物。犬追物。皆弓禮也。

職傳。皆神道之跡也。其奧祕。皆與神道符合。妙哉。

八幡宮。日本武尊舍人親王桃園親王多田滿仲五社奉鎮齋龜井戶。皆信圓遷宮行事。

神體銅船代。八寸八角大。而難隨身。今年改。二寸八角奉齋神地山土及玉。

禁裏水引。古法黑白二色也。今用白藍二色。故他不能用之。澀川家加之。妻紅也。金銀水引。先年武家禁之。

問梨木。以義智鬼三訓。皆對不知。以予所聞。垂加及土津。告之。不服。三種訓傳。視吾傳之。土津。土津傳之。予。

春日。机橫。榊。黑木。以藤結之。盛供物於柏。是春日社家中。宮內少輔所傳也。

義祕訓。無切紙。智鬼有切紙。玉矛有視吾。切紙鏡。三說。一說。人皆所說。一說。垂加之說也。一說。無切紙。

假名日本紀三十卷寫。竟此書。今在水戶殿加賀殿。梨木曰。皇都昔有之。近年不見。

相馬自道種立國守武職七百年。

弓式。神代以來之心法也。

神體。人家以小為貴。神田明神神體。奉乘大羽車。去冬小石川出火。當社

延燒雖救援多人皆欲挽羽車須臾火入寶庫年來之神寶悉煨燼矣可惜。

笠掛不難學但非弓馬煨煉不便。

我國之道不棄人爲要予自少侍保科肥守井上河守密款或時河守謁肥守予豫參語及某甲某甲爲某乙養子已爲養子而後乙生子某丙甲別賜御切米丙爲家督乙死後甲丙有卻是甲不守乙之遺訓故也肥守極譏甲之不義河守與甲知舊救之甚力肥守不平河守退予送之玄關還復侍肥守肥守曰河守救不義者甚不是也予申曰河守於玄關語予曰中將殿之言尤是也但吾是其言則甲爲棄人矣君子不棄人如棄人非忠故吾犯顏爭論肥守默然予嘗疑河守嚴毅此言不類其人頃年粗聞有職家之說河守學小笠原之傳於故右近殿門下稱堪能以此始知河守之言出於有職也又予家族某有凡行增山彈正忠謂河守曰聞某有凡行事件云云吾欲責之河守曰決不可如指

凡行責之彼羞赧不再踵門然則彼負瑕爲棄人矣予隔障子聞此語密告某後又閑談之彈正忠彈正忠必告之河守然河守終不語予此事與某懇款如舊此亦右件傳旨也又保科肥守家族有凡行舉族告之肥守欲責之肥守曰足下等只責之曰不得已則告予今予爲不知可也事竟平矣又先年八宮流謫之時前期從二條家以家老爲使者以八宮過惡告京尹板倉防守防守切責使者曰使者誤矣何不密告而使人傳達也吁八宮爲棄人矣攝家而棄親王不祥莫大焉何不思之甚歎惜久之此亦合乎職傳矣今儒者於交友一事不合紛爭唾罵欲一生不見其面何其乖於我道之甚耶又三十七年前武江大火延及奧御殿松平主殿頭及一人忘姓名率卒防火而熄翌日將軍家面褒美兩士時伊豫今張城主松平美作守掌奧殿加下知尤力而無褒賞作守意謂大老不達吾之忠勤稱疾不出巷說多般保科肥守令人告作守曰若主殿年少氣勇豈不賞之乎若足下勢同老中雖有勤勞

自是本分之事。何足賞耶。若老中。日日勤勞之甚。如每事加褒賞。不失政體乎。速出仕可也。其使暨平賀玄純也。作守感動視事如初。此乃日本之道。有職之傳。無黨之政也。嗟乎。土津可謂智矣。

秦山集二十條

秦山集二十一

雜著

甲乙錄七

甲申三月八日。重遠負笈。武江謁都翁父子。謝年來訓導之忝。都翁年六十有餘。瘦相質朴。溫和謙遜。粗無博物稽古之氣象。宛然如不識字之人。如性。是所謂都翁先生。而年來告示。天文神道之妙訣乎。嗣子亦溫質如玉。亦可卜其世家也。坐定。語及去年以來之地震。金火犯房心之變。留止三十日。其所耳聞如左。

西土人事蹟。觀其著於書籍。件件旨耳。如無閒然。就考其實。可疑多端。姑以舜水言之。舉其善者。爲明朝再造。凌冒風波。遠祈請本朝。其忠至矣。且聞帶齋明皇帝勅書。其寄重矣。博學多能。天下之事。無所不通。下至農耕匠作。皆極其精。其才可驚也。然而言其平素。可疑者多。水戶殿甚愛重舜水。年月所賜金銀衣服。不知其數。只拜賜而不發封鎖。扇倉庫。

莫再視之，是未知其實意何如也。出一錢，難於撼山。守吝如鐵石，甚至柴薪之碎，收於書院，棚箱朝夕自計幾枝。親探授僮僕，其他可知也。古書有榮薪之憂，今知其實語而非謙遜也。常疑家僮偷物，而每著于言，面未嘗託附一錢片楮，此豈可謂稱其名君子人乎？予於西土人不悉，信者為此也。

後藤松軒高才精學無比倫，但與人爭辨絕交甚衆。肥守亦每病之，儒者此病最多，可畏也。

清水小兵衛受鈴木與三兵衛神離磐境之傳，頃日授之，信圓前期予謂信圓曰：此一義予嘗得見，故土津自筆之記，因粗有推測，可與小兵衛授相參驗，乃以所見具告之。信圓已傳之後，告予曰：小兵衛所傳與前日足下所推測同，而更復可喜，此可謂奇特也。且小兵衛知鬼訓，是亦不易，蓋有實傳乎？但大言無實，不類神道者之氣象，又引易論語講神書，雖甚崇垂加反背，垂加之家法，以此信圓大加制戒，不知其末稍如何耳。

聞鈴木氏為加賀家老，見招三四年來，在金澤講陳法，是亦尖人，往往與人不和云。

牙西三條殿薨前，語嘗及此，而人不敢問之，今遂失其傳，惜哉。

三條殿博學嚴毅，公卿無雙。於後苑於旅瑣，未嘗脫烏帽子狩衣，雖遇倉卒，威儀不少變。有職故實，和魂漢才，其學無津涯。故雖獲罪而蟄居，公卿莫不慕向。正親町殿亦每賞歎之。予嘗白公通卿曰：實教公可謂正矣。然生平無和與人交，皆不合。不知後來如何收殺，可慮。後聞嫡男雖及三十歲，公不請朝參，人諷之，乃只言濁世耳。其矜簡之氣象如此。故嫡某雖資質優美，竟不元服，只名某丸卒之。遁世滅跡，可哀哉。凡此皆高才博學輩所當敬思也。

中院殿初與三條殿不協，嘗譏曰：三條雖自負博學，竟無一首之佳歌。雖稱精於有職，窮問之，則不通。及其不能答，反妄言肆詐，焉可笑。其平生貶議如此。然三條殿薨前，通茂公候之，從容閑談，得聞其口訣容旨，退

喟然嘆曰。嗟乎。三條學至於此乎。抑方今之世。俾中院殿歎服焉。其學可知也。

二十餘年前。後水尾院授古今傳。於後西院。竟宴後西院。御製曰。守末須甲斐古曾和多乃底筒男。海與利布加木道傳久連。三條殿拜吟御製。曰。御製構思遣詞。誠無間然。於道理未知盡善與否。予聞此語。以來入思議數年。竟未得其微意。頃年公通卿爲勅使。下向武江。語予曰。今般臨發訪三條。三條雖都不面於人。與吾有舊。故引之。就坐。從容閑談。已去。後使雜掌來告。予曰。足下雖高才。年尚少壯。未熟之事多矣。敬哉。予問之曰。三條殿如此云何故也。卿曰。吾不入三條規模。逆耳苦口。不免時有之。故三條云云耳。予因問三條殿難御製。卿曰。此三條有深意。處不可忽諸。吾雖畏口外。汝久思之。不可不告也。因以所持之扇橫之地。承之以手。曰。汝看之。偏本則扇不舉。偏末亦不舉。惟於中則本末俱舉。物非中不成立焉。故三條感歎御製之幽玄。然亦不能無慊乎其遺。

中筒是三條之深慮。誠亦至矣。冷泉大納言政爲歌曰。守留丹波神止君止。乃中筒男。倍多天奴道爾立。浪毛奈之。此歌體製之優美。雖不逮御製遠甚。然其理道之廣大切至。則可謂無比倫矣。三條所云云者。蓋謂此也。

逍遙院寄神祝曰。跡垂志誓。乃海乃底筒男。世遠守留道耳。淺加良奴毛也。

多奈井小路殿一事時。板倉內膳殿語人曰。三條殿以吾。莖蔭得續命。勅本命誅之。吾再三調護。幸至助命蟄居。蓋論死之勅恐大過。則內膳殿調護之。固應非虛妄也。然三條殿蟄居。尋其因由。反有亦發於內膳殿者。何者。初內膳殿守大坂城。信熊澤了介甚厚。新建精舍。請之講書。大坂考滿。將遷武江。命家老曰。此精舍。聖人辱臨。不容令凡人蹈席。撤却之。載輸武江。其敬信如此。熊澤居上御靈通公卿。玩音樂。蹤跡多疑。三條殿語京司佐渡守曰。熊澤守詭祕之學。變公卿之風。宜追放之。渡守

然之。遂追放京師。後漂泊寓居芳野。轉客大坂。內膳殿嘗怨三條殿譏熊澤。動語犯三條殿。遂至蟄居。是內膳殿與有力焉。蓋三條殿譏熊澤。或過實乎。終及其身可歎也。熊澤亦人物不佳。流浪諸國。後至古河。在松平日守城下。不知公命與否。居處置番士。嚴甚於謫居而死。熊澤疎學。惜乎文義。然能使俗士感服。是其所長也。

我朝律學極精。近時淺利檢校尤妙達。東寺寶藏有唐製十二律及平調板。先年淺利上京時。予與遊東寺。令審聽彼十二律。淺利曰。三分甲矣。敲平調板。問如何。淺利曰。平調也。亦些甲矣。古昔蓋平調矣。板舊。又有小欠。故不全乎。近聞二器。今皆藏于加賀國守。留寫器。在東寺。恐差愈多耳。世人論律者。皆信西土。大過可笑。加藤內藏助殿尤信西土。至嘗曰。日本調子兒戲耳。或時樂人某訪藤主。主招之。茶亭。床上有琴。主令樂人調之。時八月也。乃取時之調子。調之。閣床上。夜間琴自鳴。不止。藤主令人候之。平調。系通乎風音。自鳴。即八月律也。人之所謂。通乎天氣。

可謂絕妙也。藤主始服。予嘗與友朋吹笙。傍有藥鐘自鳴。坐客疑何管通彼器。遂逐一吹之。其間一管與藥鐘通鳴。是其藥鐘備此律也。又井上河守曰。近世宗薰尺八妙達。音律嘗取茶碗。爪彈之。曰。是某律也。乃吹其律。茶碗自鳴。不已。薰曰。吾當破此茶碗。請看之。乃吹其敵律。茶碗忽破焉。吾每見之。云。是非精於音律。不能也。太閤秀吉公時。森本檢校亦妙於音律。伏見大地震。日森本疑調子有變。驚曰。有天下滅亡之兆。俄去。伏見上京。調子尙未和。又去。如愛宕。尙未和。森本疑吾身之凶兆。悲歎久之。其夜果大地震。山崩。森本壓死。是皆世人所知也。予族兄弟家。有森本自製十二律。於今無甲乙之差。可謂妙作也。古來傳南都元興寺鐘。中於黃鐘。世人傳聞之。知不知來擊鐘者衆。寺僧厭其喧。收其撞木。頃年阿倍飛驒守詣元興寺。以杖頻擊鐘。寺僧訝之。飛守曰。吾聞此鐘之黃鐘調。欲試之。故來。僧乃出撞木許之。飛守審聽而歸。語予及友輩曰。一越也。非黃鐘。諸友皆服。後樂人至。試者多。皆曰。一越也。遂以

飛守言爲證。予會淺利于東寺時。寺僧偶撞鐘。予問其調子。曰平調也。須臾曰。今一越也。又須臾曰。今盤涉也。一聲中名調子。頻變。予問曰。初曰一越。後頻變。改何也。曰。此鐘聲。最初大率平調也。響動久之間。變調子。蓋三調乎。予於此疑。元興寺鐘。飛守等所定。未審。蓋元興寺鐘。亦最初音。必當黃鐘。古人以此名其鐘也。吼響之間。變爲一越者。多占位乎。故飛守以此定爲一越也。如審正之。必如淺利可也。嗟乎。知音如淺利者。真奇哉。

三國向陽石河藏人殿作著。日本西土天竺各國廣狹人民多寡。

櫟世俗所有。櫟而葉長。飛驒位山所產。樅與榧之間。於彼地稱大榧。都翁

庭前植之。

此訓伊知爲。樅此訓加志。

論人物以舍人親王爲極至。雖武內宿禰以兄弟之閱。爲瑕疵。楠亦一生不全。爲瑕疵。一生不全。所不取也。此段有所據。當深得其原傳也。效與學音通。同訓也。學則與師並之義。諾尊尙效。稻負鳥人則有效。禽獸

無之。此人畜之辨也。不欲學效於人。其畜心乎。視吾之說如此。

唐橋殿行穢。遁世後。仕水戶家。

西三條殿。息男息女皆遁世。息男近者卒去。三條殿躬行太過。家政不治如此。

脇坂中務殿嘗語曰。先年伏見親王。下向東武。武家奔走。饗之。吾主其事。時炊飯。僮僕熱病悶絕。代人至三次。皆同。有司恠之。告吾。吾默思良久。曰。伏見殿親王也。世雖澆季。未嘗食僮僕饜婢之所炊。故神示之異乎。宜命有姓氏武士。於座上炊之。既而飯成矣。中務每每語及之。近日勅使柳原殿僮僕。於品川誤遺草履。於路人拾得。著之。忽足大腫痛。恠其異。急使人追之。金川具謝其罪。柳原殿曰。吾卑官也。豈足道耶。以勅使之重。如此乎。宜赦之。犯人乃愈。王風雖下。在天之威。未息可恐哉。大田藤九郎嘗語。伊藤維楨呈書紀君。紀君嚴戒之事。大田氏土御門殿之弟。仕松平丹波守。

公通卿曰呼人名以音敬之也若道風佐理定家是也此說可疑人丸貫之未嘗以音呼而不害其為崇敬則音呼亦偶然耳

天子賜公方折紙一枚也真楷書御太刀一腰御馬一疋只九字耳他無一字

太刀言波久是也丈內言津久留是雜掌之語非正式正也丈內皇都人今為江戶流行職者出入諸大名

宿禰堂上曰小槻獨呼須久泥他呼志由久泥亦非是皆呼須久泥是也

凡堂上一家之祕只授嫡子耳庶子以下皆以別傳授之其守家法如此之嚴故外人稱堂上直傳珍重之者多偽傳耳可笑

薩摩祖忠久母比企能員息女也

琉球中山王鎮西八郎為朝之裔也

水戶中納言殿所作日本史三百卷以大友皇子為帝位王代比日本紀多一世是信偽撰志賀即位記而然也水戶殿好古書勝於河獻故好

事多撰進偽書窺親重賞其誤蓋不少至謂舍人天武皇子故書大友皇子事非實可歎也皇遠謂日本史說恐是也

台德公欲定城於江戶東照宮曰可也但尚近京都三日程此為憾耳蓋慮後世趨於華靡也至哉言乎

有形神有社無形神無社或有社後世所為也此經晁之說

小笠原家長女嫁時有乘先輿婦人謂之加津良常住京都臨有嫁娶來執事次女以下不及此儀也小笠原遠守息女嫁稻葉長守時予見之先輿開戶乘這子似七歲許人八重姬君嫁水戶殿時先乘白輿開戶有婦人手執志伊之絹張蓋式正也白輿取其不飾之義

後光明院朝覲行幸時先鈿女車次寶輦次皇后車二兩婦人十人許次本院車次關白車凡車六兩是式正也後西院御宇今上春宮立坊時御車惟一兩也後西院聞之歎曰車無一兩之式不祥甚矣此應朕當遊于泉涌寺耳是坊城一位殿所嘗語也故實如此而近日鴨葵祭亦

出車一兩，朝儀之不講，可勝歎哉。後考之，出車一兩，皆有凶應。後西院之勅爲不誣焉。

豎目錄二枚，橫目錄一枚。是後水尾院所勅授坊城一位也。

玄關或土間或板敷，左右折回有壁，惟正面無壁也。是非大臣三公不能造也。式臺正面左右皆無壁，今有壁非故實也。門者常開爲正，今常閉。臨有客開之，爲不祥之例。尾張攝津守殿門得法矣。

逸史梨木左京作日本後紀類聚也。

山城國志三十卷入觀覽。

心御柱材自入山始斧，至建於神宮頃刻不離地，設誤離地爲不祥。改求材公卿行步足不離地，能太夫學之亦足不離地，此往古之傳也。朝鮮人拜禮可觀，但行步足高不如本朝之美觀也。

神代衣服有職者有傳，如今之肩衣袴，上衣下裳也。至神武天皇作小袖，上下通用，裁製無異法。天子御服白羽二重小袖也。武家用肩衣袴，細

川賴之製之，是用神代之服爲禮服，抑後世之奢也。肩衣袴皆無襷積，有襷積始於近代也。觀信長公畫像，猶無襷積，重遠曰：古老言秦元親於伏見邸奉請饗秀吉公，式臺結番士皆著三幅袴，都翁曰：然當時皆用三幅也。或曰：肩衣袴出于內野合戰倉卒之製，非是。

船代非船形，猶言水船酒船箱而無蓋也。樋代櫃代也。臣下只用船代，無樋代。內宮外宮瓊瓊杵尊皆有樋代船代，高宮荒祭兩宮延喜式不載。樋代經晃曰：有樋代船代，此誠叶奧祕。其他雖兒屋太玉無樋代，只坐船代耳。

神代天子持牙，臣下持笏，至神武天皇不能以牙治天下，始用兵，至此始捨牙用笏也。西三條殿曰：所謂牙，古有之，世人蓋不能知之。三條殿實傳得之，今失其傳，惜哉。重遠曰：柄牙同訓，舟山皆有甲斐，又有有甲斐無甲斐之語，都翁曰：然猶更有實傳也。

笏西土人插腰，日本人不插，行則以右手持，在右脇坐則在右膝上握持。

土御門殿傳也。不握而持三條殿傳也。持笏當臂稍張。但大張不勝久也。大成殿釋菜時。大學頭行步。長途持笏。正中非也。樂人持笏。却合本式。今西土人以笏倚持左肩云。

神武時官八而事舉。其後官愈多而事愈廢。安藝國賀茂郡有神武之舊都。自一條至八條。以分配八職。凡物八而備焉。此神世之法也。九重都摸倣西土耳。福原不足道也。

後光明院御宇。禁裡炎上。尋崩御。後西院御宇。禁裡造營。松平伊豆守議曰。檜皮葺不便禦火。西土皆用瓦。本朝亦宜用銅瓦。乃溫明殿外皆用銅瓦。葺之。三年復炎上。又復檜皮葺舊法。葺基厚三尺。武家議曰。三尺甚過厚。乃減爲一尺五寸。後東福門院御惱。稻葉美濃守爲上使。上京因見新殿。謂中井主水曰。葺基甚薄。悔不用三尺之舊式也。蓋物或不叶時宜。依古法爲可。是我國之道也。

古賜鈴。今賜御朱印。謂之驛路鈴者。以此出傳馬也。

紫殿辨黑白之義。謂之紫宸。借西土之號也。

幣者。疊紙。挿之。串古之獻物也。今振之。非古也。伊勢拜禮無幣。用笏耳。

關原役前。石田遺書。眞田房守。豆守。左衛門。佐三人。曰。請屬上方。且稱上

方。屬兵凡十七萬人。時房守在下野。國佐野。召兩息。議之。豆守曰。只宜

屬家康公耳。今般之役。上方敗亡決矣。何者。所謂十七萬人。治部少輔

矯秀賴公。命所驅催。非實勳戰鬪之兵也。家康公。人數蓋二萬人。此皆

譜第鐵石之士也。世人必謂東有景勝。西有三成。家康公進退失度矣。

是淺謀者之所慮也。家康公勇知天縱。留兵。抑景勝。自還。攻三成。在掌

內。此役也。不待強戰。徑登稻葉山立旗。則十七萬人皆家康公之士也。

已。家君宜速屬關東。房守曰。然。但吾屬家康。不過於信濃。給十萬石。如

屬上方。萬一有勝利。恐喝治部等。爲信濃全國之主。且又應以謀取甲

斐國。吾得甲信。心中有些少之志。今吾當屬於上方耳。父子議判未決。

左衛門。佐曰。兩議各有理。父子當各分屬。東西如東勝。當憑豆守。西勝

當來託各代勳功贖罪可也。豆守冷笑曰：然東勝則宜來，憑吾必當奉續首。西勝則切莫吾慮，非是。艸間搖尾求活，伊豆守也。房守大怒曰：伊豆守大言尾籠也。按劍切齒，事將至不測。豆守頓首再拜曰：是只父子兄弟議事耳，非有他意也。忝賜御盃，決行。乃盃酒訣別。房守歸路過沼田，夜叩城門。豆守室本多中務少輔女也，親出問誰何。曰：安房守也。婦曰：豆守如何。曰：已歸關東矣。婦曰：豆守已歸關東，而尊翁西過，是必應上方也。妾不能背夫而奉事尊翁，夜間雖無便宜徑去，固拒閉城門焉。房守不得已而去。豆守到小山，在本多中務館，昏暮保科肥後守忽來，耳語曰：豆守足下何爲來于此。足下非譜第能慮可也，吾受命將守磐城，失意可知也。請足下更加三思。豆守曰：吾意決矣。子勿復言。肥守去。中務曰：向著黑糸鎧，武者來誰也。豆守默而未荅。中務曰：保科肥後守乎。其云云者，恐如此也。渠來物色子耳。中務所料如神。古人練達機事，如此。豆守晚年每每語及之。

公通卿曰：以音讀者，上清下濁，如不可下濁，則上濁可也。兩清兩濁，非是。公卿舞蹈用笏，四度也。伊勢神職舞蹈曳袖，八度也。伊勢得古式。後西院即位時，萬歲旗，鳥山孫兵衛書之。字厚白少，無掠筆，然非地下可筆者，世皆譏之。仙洞即位時，清水谷家筆之。

人家懸額，非故實也。先年或家有額，小川草真筆也。高野春深看之，曰：此額有亡家之相，莫用。因推其所來，草真弟子丸屋少次郎所愛重也。少次郎，二條室町富家也。有罪磔刑之後，轉賣歸彼家矣。驚乎春深之目鏡破棄之。凡此類，有職家有傳說。若幅圖，忌無體者，佛畫亦有故實云。垂加翁曰：龍者登遠而自消焉。

後水尾院御製公卿皆仰感之中，院殿尤歎服焉。觀喜之餘，召西三條示之。三條拜覽不喜，且奏曰：此只隱遁者岩榎谷汲之風耳，非天子之言。決不可取也。且物必有應，此勅詠如不虛，不祥莫大焉。乃閣宸筆而退。滿坐大失氣，帝亦有逆鱗之色。三年之後，內裏炎上，倉皇行幸岩倉草

舍竹籬。果有彼御製之應。帝因感悟。御製亦改體制云。
仙洞御製。名有毛乃波雲。上滿氏聞江阿計與。聞天我。世乃樂爾勢。牟此。可謂帝皇之言也。

小朝拜攝政以下。於庭上奉拜。天子首至膝。膝至地。其禮尤可觀。武家無庭上之拜。凡公卿崇敬天子之至。造次顛沛。不敢失墜。殊異乎武家君臣之心矣。

三條殿欲藤大典侍局。產于薄暮軒。多奈井小路局。假女御。御殿空閑。產于此。後水尾帝勅勸。以此故也。三條殿處分可謂誤矣。
假女御。實文九年。生皇子。內親王。多奈井小路局。以薄暮軒三位時。其

三條殿武家傳奏時流言。與長橋局有私。何人內裏杉戶書其事。有人削去之。又書曰。削止毛又毛也。書牟三條乃橋。乃通。乃有牟加義里波。因黜長橋局。蟄居遠郊。然事誣罔而非實也。三條殿訪彼局曰。聞有罷退之恐。事由於吾。誠可悲懼。吾與君心事俯仰無愧。但以吾名誤君。龍非

可默止。乃割俸二百石給之。以終其身。而始終無猥褻之點。其持己剛厲。而不顧人言。大率類此。

以穗日命為不忠。諸家傳來如此。然視吾傳。土津曰。穗日命。含日神。命調護大汝。命左提右携。遂成大功。其忠大矣。後使穗日命祀大汝。命誠有以也。此見于土津親筆。可謂定說也。如從諸家傳。穗日命罪不容誅。於事為不通。今出雲國造及菅原姓。皆其裔也。

內有穗日命。外有經津主。武甕槌。然後豐葦原。中國不用干戈。得平矣。視吾曰。日神立。五部官。兒屋根太玉之權。兩輪無絲毫之偏。是政之大本也。神籬磐坂。皆臣下之傳來也。

伊勢神供。無羹汁。黑白酒。黑不春米。白春米。皆不用麴。一夜酒也。先祖神體。子孫鎮齋之。親行事之。亦是也。

二木藤左衛門。小笠原。臣職者也。

有職者櫻井玄佐。飛驒高山金森家臣。脇屋氏子。義助裔孫也。兼通八家。今寓居江戶。年尚壯。

昔尹曰。河內下民傳。太刀饒速日。命始作之。命嘗以劍斬人。誤自創額。因割劍為刀。云職傳以刀為始。于神武帝時。蓋得實也。

神道父母之外無忌日。昔尹曰。職傳云。亦有等差。重遠問。何謂等差。昔尹曰。雖祖會及躬親事之。亦有忌日也。都翁忌日。空位拜之耳。無饌供。

吉田殿上野參拜。惟拜東照宮而歸。不拜他殿。曰。他殿皆有靈牌。穢氣也。故不拜。其忌齋如此之嚴。而幕上立社。何耶。

懸木綿示衣之初也。懸右肩。結左脇下。此伊勢之傳也。今吉田許木綿襪。無稽事也。

神代衣袖底止于脇骨端。今小袖大槩亦同。此法。冠者。紺髮刺笄之形也。此我國之法。非西土之習合也。纓表子孫之長。自冠頭稍卑為故實。

立佐曰。伊勢繁昌之地形。固絕倫也。賀茂雖非必繁昌之地。致人之崇敬。地也。地形。小笠原家有傳說。都翁嘗聞一色家之傳。大率不異云。

粘襖障子之紙。世謂之唐紙。唐紙畫桐。古田織部所創也。古田無後。蓋依此。僭乎桐。繪舊來高蓋。至朝鮮陳秀吉公命。卑蓋取唐負之祝言也。唐音與蓋訓同。

垣敬也。思中結垣亦敬也。八重垣之歌。素尊之誓也。被瑞之八坂瓊亦同。素尊初年。鼓盪溟渤。鳴响山岳。中歲到。新羅經略天下。至晚暮。作八重垣。誓不再出。清清之極。敬之至也。

凡歌末七字。為肝心。若不確定。為末枯歌。吉田殿曰。忌部氏以三種為二種。子孫之亡。以此罰也。二種何也。曰。忌部言三種。鏡劍耳鏡。照外玉照內。此為同德。是忌部傳來也。

忌部某者。公家猪熊某。有罪配流。時以緣坐。退京師。寓居關東。薙髮號丹齋。大猷院時病卒。無嗣。作神代卷神龜抄。著忌部之正傳。其書未見。